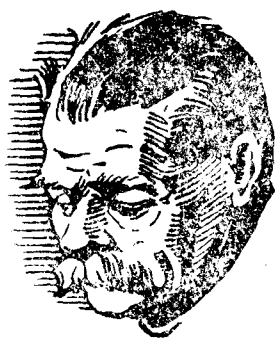


高爾基選集
天藍的活生



上海雜誌公司印行



高爾基選集

天藍的活生

麗尼譯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復興二版

天藍的生活

高爾基選集



原著者 高爾基

譯述者 羅尼

發行者 張靜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 中正東路廿九號
漢口 交通路
長沙 府正街
昆明 武成路

No. 403 A. 81

S.1000-2000

題記

這小書的翻譯大約在十年以前。譯文最初表於「文學季刊」，單行本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現在，上海雜誌公司有刊印高爾基選集的計劃，於徵求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同意後，想將這小書也包括在選集裏，這，在譯者，當然引為幸事。雖然祇是一本小書，但是，也能看出這偉大作家所曾表現的最圓熟的技巧和最深入的視察；在私意，總以為是所以和那些著名的速寫列入同一水準的，所以對於它之能列入選集，更感覺了無限愉快。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記

上海港務公司



天藍的生活

康斯坦丁·米若諾夫坐在窗前，呆望着街市，祇想不想。風，終於把一天雲頭掃清，把未曾鋪砌的街路上的灰塵捲成一些美妙的花綵和紋波，就埋在路上似地死滅了。麻雀像一些跳着的小球飛過來，落在一塊鷄頭旁邊，啄着那些軟毛。一頭貓伏在若沙諾夫底大門後面，一心盯着那些雀子，瞄準了一個，就撲過去。但已經遲了一刻了。於是牠用牠那軟的腳爪撫弄了那死鷄頭：攔住牠，猛烈而且審慎地搖撼着，接着就把尾巴泰然豎起，噙着那勝利品跑進大門去了。

伊凡·伊凡諾維支，若沙諾夫踉踉走過，用棍子趕着一隻魔色的山羊。教堂底鐘開始響了。那人舉起帽來，現出一個禿頭，好像一位殉道的聖者底。他抬頭讚許地望了那清冷的晴空，而山羊，也就停了下來，抖抖鬍子，並且把蹄子深深地栽進了塵埃裏面。

「在巴黎，」米若諾夫默想着，「這種種事就簡直不可能。在巴黎，就不會讓人牽着

山羊在街上亂跑。而且，人們也決不把死雞頭丟到窗外的。」

下面，遠遠的地方，在那一帶鉛色的河水外邊，污暗的造酒廠和本地瘋人們居留的灰色房屋之後，一輪臃腫的，橙黃的，沒有光芒的夕陽，正沈在那碗脊的小山上，蓬鬆而黯黑的檜樹林裏。一天又一天，米若諾夫所目擊的就是這同樣的景象，這已經像一頁常讀的書，成爲非常厭倦的了。爲着把思想轉換一下他就把那真珠色的天想作一幅大的地圖：那裏是莫斯科，那裏是柏林，那裏是科倫，那裏——那該是巴黎了。今晚，天空是太擁擠，太擁擠了，幾乎無法現出巴黎來。然而，無論如何，在這想像的地圖上是應該有個巴黎的，巴黎無論怎樣總該在這圖上佔個明確的地位。於是，巴黎出現了，一座蔚藍的城，佈滿了莊靜的音樂，有着歡愉的居民和神奇的奇事，在這裏，生活是平易而且簡單，在這裏，就是像若康波耳這種惡徒也是無法隨時作惡的。在巴黎這樣的地方，即是惡魔加西摩多自己，也現得怪可愛，怪迷人的。在這裏，還有着那「三劍客」，「神祕的」鷄舍騎士，「大無畏的」達塔格郎——

一個聲音迎送着那沈落的太陽，以有氣無力的懶散的歌聲在伴奏着那教堂鐘

鐘底震響。整天，從清早起，枯風就把灰塵吹得打旋，而歌聲和鐘聲，就好像聯合起來帶來和平和救贖似地，把甜蜜的安寧帶到人們底生活裏來了。

然而，這星期六傍晚底神聖的寂靜，却並不能安定米若諾夫底苦惱的靈魂。他底心靈給扯碎了，困惑了，迷亂了；他底記憶給他引起了過去底圖畫，使他不勝人世虛無之感。這是第一次他感到了真的心靈底苦惱。他得思想，而這種掙扎却祇使他充滿了奇異的恐懼。他離開窗前，把房間底每一角落檢閱了好幾次，似乎希望在這藍色的薄暮裏找出來到底是什麼在逼着他去冥想。

怪呢，就是當他閉着眼睛的時候，黑暗也戰慄了，旋風跳躍着，幻出奇形怪象，一會兒成直線，一會兒作圓圈，終於却變成了高長的灰塵底柱子。黑暗變成可觸的，沸騰的了，而且不可解釋地迫着他疑慮了起來，「我將怎樣對付我這生活？」

思想！思想是什麼意思？他父親死前不久，他母親一天對她丈夫說道：「你應該稍微想想呀，你這蠢貨。你沒有多久好活呢！」可是那位好人却祇是一笑回答道：

「你曉得思想是什麼意思？思想就是把骯髒措掉。比方，你手裏拿的是一塊抹布。這

抹布原來是乾淨的，現在可骯髒了。你和我，魔狄亞，都想得不少了。可是……」

他底母親，素來以善理家務自傲的，一聽見這話，就暴怒了，咆哮道：

「你說我是骯髒的抹布？你可是說我底屋子髒？」

兩星期以後，米若諾夫發現他底母親躺在廚房底地上，一個肩膀靠着火爐，用一隻手顫巍巍地支持着她底身體，她吐出了一些低微的呻吟和怨語。米若諾夫以為她遠醉着，彎下身去扶她起來，但是她却把他底手一把揮開，沉重地倒在他底脚前了。一連四天她繼續呻吟着，不斷地顫動着手臂，好像要揮開什麼的，而在第五天上，就滾出牀外，爬到牆角裏去，死掉了。一整個星期，許許多多奇怪的人從早到晚就在那地方紛來擡去；那駝背的看護婦，高聲嚷叫並且不停地抽煙的胖醫生，張腿坐着的黃鬍子的祭司波利斯。每個人都來問米若諾夫一些問題。誰都討厭的木匠加里斯特拉竟也莽撞地來問那孩子道：

「唉，你現在可怎麼辦，可憐的孤兒？」

在巴黎，死和葬就簡便得多，葬禮底安排，甚至於還有趣。但是，在這裏，這些却全是不要的，而且是可怕的。在巴黎，莫名其妙的人就不會跑來盯着死者底遺體。至於像

加里斯特拉，在巴黎就簡直沒有給人寬容的餘地。

米若諾夫底母親死掉的那天，木匠拿了一罐酸乳酪跑出街上來，把刷子浸到罐裏去，就開始塗着他的把園籬笆了。爲什麼？他又並沒有醉。他極其莊嚴地作着他底表演。有什麼人問他到底在幹什麼，他就泰然回答道：「我漆籬笆呀。」

「用酸乳酪麼？」

「我找不到油漆呀。」他一聲不響地工作了十分鐘，很鄭重地胡塗着那些給太陽侵蝕了的灰板。一小羣小人和大人圍着看他。祇是當伊凡·伊凡諾維支·若沙諾夫走上前來，一脚把那罐子踢得粉碎的時候，表演這才突然結束了。

醫生，在檢查着屍體的時候，以他那像要跟人打架的神氣說道：「如果她不獲得那麼利害，至少還有四十年好活。」

米若諾夫記得，在當時那話雖然說得難聽，他却作了一次迅速的計算：假如她再活那麼久，他自己會有五十九歲了，而她無疑地還是會終生對他嚷道：「蠢貨！你正跟你父親一個樣。」大眼睛，粗魯，她當然還是會從清早起來就半醉着，從這間房滾到那間房裏，

打掃着，殺着蒼蠅，並且把空氣裏面充滿着她所愛吃的醃葱頭和泡蘋果的臭味。她也曾時常咒罵他底父親。她向來就是這樣的，尤其在節日，當他把那地形學家底制服披上他那瘦長的身體。預備到鎮上去打彈子的時候。對於打彈子，正和對於所有的事情一樣，他是一位好手。在言行上，他都是一位特殊的人。他底瘦長的身體，那稀疎的，不整齊的小鬍子，在他底兒子底記憶裏是活躍的，他有一種愛咳嗽和吐痰的醜陋習慣。他常常給年青的科斯第亞講着一些奇怪的故事，講到土耳其人和斯科比列夫將軍，講到高加索人，基華和巴克拉。一講起來，他底眼睛就會閃動着快樂的。他是一個時東時西的巡禮者，一個地上的遊客。在他底左眼下面有一條赤痕，這是從土耳其戰爭所得的創傷，使他底左臉皺了起來；而眼睛本身呢，則突了出來，好像老是在偷看什麼人似地。他從不和妻子爭吵，連反駁也很少。祇是。有時他會回敬一兩個冷刺刺的字眼，那就會使她手足無措，面對他牛吼起來了：

「你住嘴，米特加，上帝會懲罰你底愚蠢的，你等着瞧！」

「上帝就從不懲罰愚蠢，」他像這樣回答，「上帝愛蠢人的。」這話很刺激了那小孩，以後他就時常把這話記了起來。一天在修着一隻提琴的時候，父親從那樂器裏拿出一根

短小的圓軸來。「這個，」他說道，「就叫作靈魂，在你裏面，麗狄亞，也有這麼一根小軸，不過在你那裏面，是惡魔給安上去的罷了。」

「撒謊！」她回答道，「我底靈魂是從上帝那裏來的！」

有一年，在她底命名日，她丈夫從教堂回來之後送了她幾尺克什米絨布，是給她做新衣的。在絨布裏包着的是一幅可怕的圖畫，叫作罪人之死：一個垂死的人脚前站着一個綠色的惡魔，火樣的舌頭吊着，嘴唇向下彎着，作着禱笑。她一見之下，也笑了，可是，想想之後，並且因爲在午飯時喝過不少的酒，所以就突然叫了起來，哀號道：「我底苦難！我底十字架！」在少有的寧靜的時刻，她也呼她底丈夫爲魔術家，因爲他做過一個音樂匣子，會唱紡車，親愛的母親，和國歌。一天，吃得大醉，她把那音樂匣子打得粉碎，並且把那些碎片放在腳下踏着。科斯第亞後來會把那些碎片收拾，藏在樓頂上頭，還時常請他底父親把那樂器，那個會唱各種歡樂的，悲哀的或滑稽的調子的怪物，修理起來，但是父親却答道：「真是胡語！那不過是一個匣子呀，別麻煩我。」而一面搔着那孩子底耳朵，一面又深思地嘆息了：「她真要鬧，就讓她醉個死！她死了，我就會做出一點巧妙的玩

意見來的。」他喜歡做出一些精巧的樂器手風琴，小提琴，並修理一些鏡框之類，一面工作，一面唱道：

七個兒，七個兒，

七個兒，怎麼得了

他父親最成功的玩意兒是一個地球儀。科斯第亞把牠一直保存到現在。這是他在第一學期作業期滿父親給他的禮物。祇看上半邊，這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球，但是那用錫皮臉盆做成的下半邊，却是用酸燻過的，各大洋，大陸，海島，都巧妙地塗了各種顏色。這玩意兒安置在一把鋼梳上面，用白蠟蟬住，球在軸上一轉動起來，就會唱出一曲悅耳的鏗鏘的曲子：「細斯庚，細斯庚，唉，你打那兒去來？」就是他底母親也喜歡這玩意兒的，她時常以小孩般的歡喜來轉着球，醉醺醺的大笑，但是，貓却反對牠，每當牠唱了起來，牠就疾疾跳開了。斯科第亞無聊的時候，就往往故意把那地球轉動，和貓兒鬥趣。

是的，整個說來，父親真是一個有趣的人，但是，現在，當科斯第亞想起他父親底種種玩意兒的時候，却簡直不能給他任何安慰或者快樂。他甚且是感到苦惱的。

在死掉的那年，老人曾經計劃過到一所寺院去巡禮。離家以前，他把他底住屋底每個

門上都安上一些用橡皮球和木片屑做的小機關，使得每當門戶開關的時候，那些機關就刺耳地銳叫起來。這逼得他底妻子暴怒不堪。

「你是開我底玩笑不是？」她喊叫起來，向着丈夫撲過去，且把那些機關完全毀掉了，他笑了笑，揚揚然走進花園，倒在菩提樹下的草上，又大聲笑着，沉入不安定的睡眠裏了。米若諾夫記得，在那昏沈的，夢囈的睡眠裏，父親是說着多麼奇怪的話。他走出去，坐在他底旁邊。常他端詳着那瘦削的灰色的臉面的時候，一般憐憫的波浪溢滿了他底深心。這個親愛的，怪異的人！他是不可理解的。在那一刻，一道悲哀的暗影就投在他對於父親的愛情上了，同時，一種不信任的感情也在他底心裏產生出來。在那時，他得到了一種可以決定一個人底終生路徑的不可磨滅的印象。蜜蜂底單調的嗡嗡聲沈重地佈滿了濃密的葉叢，使得所有別的聲音都聽不見。那是一個悶熱的夏天。頭上，深藍的天雲遊盪着，一曲沈靜美底交響樂，孩子望着天空，許久許久，直到眼睛起了劇痛。遠遠地，好像是雲雀底歌聲，把他從深夢裏驚醒過來，從那一天起，他發覺他應當以聲音來思想了；聲音回響着他底每一思想，而變成無言的歌曲。

最近兩星期以來，他不能用聲音來窒息他底思想了。回憶底塵屑侵襲着他底腦，他父親底重濁的聲音在反響着，還有那母親底永不休止的吵鬧。在小孩的時候，他已經從她那裏知道，她從前的丈夫原是父親先日的主人。那前夫曾經用鎗射擊過他底後腦脊。「真不幸，」她時常嚷叫着，「他沒有打中你！」

現在，科斯第亞明白，在他底父母底生活裏，一定藏着了一些黑暗的，不明不白的，甚至於危險的，犯罪的什麼。

他怕想這些，但是這些思想却緊緊捉住他，直到他對書籍感覺了興趣；從書裏，他知道在世上也有別種更有趣的神祕。這些神祕給他開拓一片美底視野。他羞怯，拙笨，沒有朋友。因此，也沒有什麼人理睬他，使他有許多時間讀書。就是在這不斷地長讀的時間，那神奇之城巴黎，便從鸞鴛的暗影裏，在魔術般的青霧中浮現了。

春天，父親死了。母親底行動是可怕的：「喏，米第亞，你聽……我告訴你……」和那酒瘋子女人四年的相處，使他變得更為孤僻。他愛獨自釣魚，在田間和林間獨步，聽着鳥聲，樹木底息索，和微風在奇異的私語。他最愛的，是在節日聽着那軍人樂隊底演奏。

他立定，望着軍人們慢慢走近，扯起頸子，吹着喇叭和號角。但是，不久以後，連對這也感覺無趣了。那麼，出去散步的時候。他就帶着一本法文文法，思考着，祇想記住他所學過的，但是，他沒有很好的記憶力，而字句就變成一些，雖然極其美麗，但是全無意義的聲音了，變成了一種神祕的藍色的音樂。

復活節那天，他第一次注意到麗莎。若沙諾華。那天早晨，她穿的是藍色的衣服。她剛從教堂出來；鐘聲響着，太陽燦爛地照着。嬌小，纖柔，如同鮮花般地可愛，她似乎是反映了她頭上的藍天。因為正住在對街，米若諾夫是時常看見她的，但是，在這以前。這女子在他看來不過是一個又瘦又弱的丫頭，她那臉子，那圓睜睜的眼睛和突出的（或者祇是疲倦的！）嘴唇，對於他是全無吸引力的。他曾經想過她或者也和他一樣全不引人愛憐。他知道那女子是在吃着山羊乳當作補劑；那氣味決然是不舒服的。

復活節早晨，他充滿了歡喜的驚異：他怎麼竟沒有注意到麗莎是美麗的？從那一天，他就把她當作了他底天藍的夢底中心。她是他任生之漩流裏面，在那可怕的，不可探測的生活之流裏所牽住的一根草。他沒有勇氣和那女子相識，但是，每天回家的時候，他總要

在她底門前徘徊一會兒；兩午飯以後，他就坐在窗下，看看能不能看見她。有時，她走出來，輕盈地跑到河邊，到木場裏她父親那裏去。她走過街頭的時候，老是緊靠着籬圍，好像是準備着在必要的時候就鑽進籬底大門裏去似的。一束黑髮，用天藍的飄帶束着，在她那窄而細的背上飄擺。這女子至少有一件事是和米若諾夫同樣的：她顯然也害怕別人，這使她在他心裏變得更加接近了。他看見她，一直到她完全隱沒以後，於是就轉到鏡子前面，以一種難堪的情感端詳着他那分開的，黑而凝定的眼珠；在左眼上，稍稍有點斜視，這使得那眼睛好像總是在偷看着在後面凸出的軟臘樣的耳朵；他底上唇，上面微微罩着一層軟髭，和那羊皮紙色的不像樣的鼻子成了一個顯著的對比；他的頭髮祇是一堆反叛的鬚髮。好像是，他的一切都是生長在錯誤的方位的。他好像一株栽在荒土上面的樹。他的手太長，他的手指太瘦，他的口太大，而牙齒又太不整齊，使他簡直不大敢笑，看着鏡子裏的這種影子，就是不愉快的。他注意到，假使看得太久了，黑圈就要繞着眼睛跑出來，影像也就像要消去了。現在，他似乎覺得自己同時也正在消去着。

母親死前不久，他連自己真莫明所以地問了她，「母親，你幹嗎不求麗莎底父母讓我

討她。」他羞紅了臉，並且變得害怕起來，因為他太不機智地洩露了自己底機密。但是，那一天，他母親可不會醉，也就沒有什麼說的。她祇是藐視地望了他一眼，叫了他一個蠢貨。他還做得來一位好丈夫呢！於是，握緊了她那臃腫的指頭，把拳頭向空一揮，說道：「一個丈夫應當像那樣！他愈想到他那母親，就愈覺得她真是奇怪，真是粗魯；他忘不了她那龐然的不成形的身體，和那大而鈍的眼睛。他要把那些灰塵從她底影子上面抹去。」

房子裏，藍色的暮靄更爲濃厚了。天氣是溫和的。河對岸，晚星在蒼白色的天空裏明亮地發閃。一乘車在街上轆轤而過，載着家具——褥墊，花盆，等等；在一株人工插上的棕櫚樹下，一個女子歪着，穿的紅罩衫，頭上纏着白色的肩巾。她坐在行李包上，在膝上捏着一個鳥籠，裏面是一隻山鳥。幾件顏色鮮明的玩具從車裏掉了下來，在灰塵裏打滾。一個老頭子，頭向前傾，揮着鞭，在那笨馬底旁邊踉蹌着。

「咳，」他對女子嚷道，「你找那一個去？我們到那兒去訴冤？」

「老糊塗！」米若諾夫想着。

阿塔門，木場裏的馬夫，又笨又重，像一匹熊一樣，從街頭走過來了。他底毛糙的面

孔，加上兩片兔子嘴唇，就更是不成樣子；他底口成了一個三角形，露出他那一排象牙似的黃齒，同他一道的，是那又長又瘦的木匠加里斯特拉，赤脚，穿了污滿油和膠的圍裙，一條黑皮帶纏在他那卷曲的髮上。他的金色鬍子在那鷹嘴鼻下毅然突出。當他經過米若諾夫底窗前，就手指捻着鬍子，望着旁邊的同伴，喃喃道，「火小子！」

『得啦，你頂好讓他去，』阿塔門回報着，『讓他火他自己底！』走了過去，他們就沒在灰塵底紅雲裏了。街上每個人對於馬夫底超人的體格都不禁稱羨，每個人都怕他，正如怕那木匠底惡作劇的胡鬧一樣。

米若諾夫把眼睛閉了。這就好像他已經使得旁人看不見他。

往往，在一夜不眠以後，他就做着奇怪的夢：有一次，他夢見他是在一條滿燃着火彩的大路上，一長排的咖啡杯子，同樣大小，同樣的又長又細的脚，蜘蛛一樣，一直在路上排過去。又有一個駝背的小鬼在街上踱着步，在上面密密地釘了釘子，把一條道路釘得好像一根魔尺。而一條碩大無比的魚又在河里游泳了，把月亮底光華全吞了進去；其時，月亮正在岩間燭雅地逍遙，擺來擺去，好像鐘擺；天空却是鬼樣地漆黑的，這種種怪夢，

雖說完全無稽，却很是苦惱了他。

終於，母親死了，祇剩下了一個終日貓鼠沉默的廚娘，這使他好像逃脫了苦難，然而他還是不安的。他感覺得周圍的一切都好像在問他，「喏，你現在怎麼辦？」

米若諾夫發覺街上所有的人全是正和他自己房裏無生的家具一樣地在望他，似乎對他有所希冀。

一個星期日，日落以後，他坐在河上的小船上，釣鱸魚。船給洩去了一半，幾乎四圍全是冰，在遠處，他可以聽見有軍樂隊底銅喇叭。河水底緩慢的漣波和音樂底旋律，使他底苦惱的心得到了安慰；溫和的音波把他高舉着，溫柔地，寧靜地。在他底敏銳的官感裏，河水似在哼着一曲低歌，幾乎把所有別的聲音全都淹沒。他底耳朵和他底眼睛一樣敏感，而那微妙的音樂就幾乎變成可見的了。他一心聽着，不提防另一隻小舟走了攏來，並且有聲音在問道：

「上鉤了？」

他怔了一怔，把線扯了上來。一匹鱸魚在鉤上滾動着。

「瞧！我給你帶來好運物！夠得不少？」

「三個——連這一個。」

來的是麗莎，若沙，諾華，穿的紫衣，髮上繫着天藍色的絲結。她坐在小船底舵尾，而她底朋友，克勞狄亞，一個胖胖的黑髮姑娘，穿的紅罩衫和深藍裙子，却坐在船邊搖槳。克勞狄亞懶懶地晃盪搖着，免得小船隨着河水流了下去。麗莎微笑了。米若諾夫本來也想回她一笑。但是記起了他的牙齒，就把嘴唇緊緊地閉了起來。

「我們向前罷，」一會兒以後，麗莎說。克勞狄亞就坐了回去，把槳深深插進水裏，推着了。一根槳斷了，把水濺了米若諾夫一脚。

「哦，對不起！」

麗莎迸出了輕快的銀鈴般的笑，而米若諾夫却祇是窘迫地擺着他底濕腳。我真傻，當他把水從衣服抖下以後，他自己想着；而任誰都會樂得用這機會和她攀談的，可是我——也許她們竟是故意給我濺水的，好來打交道？

同時，小船也順流而下，槳柄也似乎在嘲笑了，格支格支地叫着。米若諾夫凝了一凝

神，把水桶倒了，拿起釣竿和魚，走回家來。一路上，他都在惋惜着自己。當他走近家門的時候，他留意到前門，窗上和門柱上的褐色油漆已經褪色了，而且這裏那裏還簡直已經剝落。

「該油漆了，」他想着。

下個星期三，一清早就有一個又凶又冷的禿頭小老頭子跑來，刮着房子；他的助手，一個獅子鼻的，滿身油污的小夥子，幫着他。老頭子一面工作，一面唱道：

他就走了呀，話也不說一聲

而小孩子就以他那稚銳的高音合奏起來：

把他那相好的，給了旁人。

米若諾夫，從睡夢裏驚醒，躺在他底溫暖的牀上想着：「多像！唱這樣的風情歌，老的是太老，那一個又太小了。碰什麼鬼，油漆匠們在工作的時候總要唱歌？」

幾天以後，油漆匠被命令着把屋前油成天藍色，而當伊凡，伊凡諾維支，若沙諾夫從屋前走過，却在街中停了，厲聲喝道：

「你在那兒幹嗎？」

「我幹別人叫幹的呀，」另一個回答。

「幹嗎漆藍的？」

「叫我漆藍的呀。」

「那把幾個街面底觀瞻全破壞了。」

「關我什麼事？」

「蠢貨！」

「蠢的總不是我。」

米若諾夫正在窗台上澆花，把那談話都聽到了，感覺得深深地傷心。爲什麼天藍色會把街面底觀瞻破壞？而且爲什麼他是蠢貨？看來他討那傢伙底女兒，是沒有希望的了！他急忙走到街頭，看了看別家底屋子，門前都被太陽和雨水剝蝕了，祇有灰色的籬圍互相貫聯。一列白楊，密葉烟沈沈地，一直排過河去，成爲兩條長線，花子似地。一邊七棵，一邊十棵。在七棵這一邊，樹蔭裏就立着若沙諾夫底一樓一底的磚房，四扇窗子倔強地凝視着

街心。他又看了看自己底屋子，側面的山牆已經漆好了，油漆愉快地在閃着光，好像柔軟的絲綢一般。若沙諾夫就站在那裏。他祇是一個指頭把帽子點點，就轉向米若諾夫，說道：

「不實際，那種顏色。」

「可是好看呢。」

「價錢又貴。」

「可是經久呢。」

「我看那話靠不住。」

「油漆匠這麼說的。」

「油漆匠都是騙子，」若沙諾夫厲聲說了，就轉身過去，把他那付慈善的寬大面孔和銀色的鬚鬚獻給了太陽。米若諾夫不會來得及問問爲什麼所有的油漆匠都是騙子。他走進門去，從架上取下一本書，靠着窗口坐了下來。不一會，若沙諾夫又出現了，拿着一把掃帚，把他那窗下的塵垢一直掃到街中來。油漆匠叫了，「唉，你幹嗎把灰都掃了出來？你

會把油漆弄糟的。」可是若沙諾夫却一言不答，祇顧掃着。米若諾夫明明知道這是故意的搗鬼，這使他很覺傷心。他站起來，走到他底花園裏，就在一棵老蘋果樹下坐下了。

「不會的，他不會讓我討他底女兒的。到底，我幹嗎要油漆那房子呢？」他聽得見漆匠和若沙諾夫還在爭吵着。他知道他應該出去把爭論了結，但是他感覺得已經麻木了。人們往往是為什麼互相做着冤家的。——他一直坐在那裏，直到晚飯的時候。那晚上，是望人的悶熱。月亮真名其妙地亮，狗們也不斷地叫鬧着。他底牀前的地板上是一塊金黃的月光，窗格底影子清白地映在上頭。忽地，三條線幌過了，接着，是一個人底輪廓。那好像是有有人提着燈幌過了天邊，還在肩上背着一條梯子。米若諾夫聽見息息索索的聲音，接着還有人聲。他把被子掀開，坐了起來，望着窗口。窗外，就正有一條梯子。顯明地，那是漆匠忘記把梯拿下，現在就有人偷竊了。米若諾夫從牀上跳了起來，走到窗前，向上望去：梯頂有一個人：他可以看見那赤裸的腳。他吃了一驚，簡直莫明其所以了。他悄悄地爬出房去下了樓，急忙奔到街上。

在那裏，真像畢露地，一個人正站在梯頂上，把一隻短刷浸到腰間掛着的油漆罐裏，

接着就在那樓窗旁邊的牆壁上匆忙地塗起來了。

「誰？」米若諾夫低沈地說了。在笨拙的倉皇裏，那人幾乎從梯上滑下，油漆也從縫裏漫出，順着牆壁流下。一股濃烈的焦油氣味充滿了暖和的空氣。那人抓起梯子，想要逃走，但是米若諾夫已經認出他來了。那是加里斯特拉。稍稍向後退了兩步，他又向上望去，看看在那山牆上到底寫了什麼。他看見一些斗大的字母，伸手伸足，模模糊糊地，寫的是：「此屋……」溪流樣的黑焦油緩緩地從每個字母上流下來，不時，就有一大滴打在下面的地上，還可以聽見一聲沈重的聲響。木匠，一個肩膀背着梯子，站在不很遠的地方。

「噫，」米若諾夫開始道，「你幹嗎來這麼一套？」

那一個却不回答。

「真是莫名其妙！你就祇會拿着酸醋和焦油亂攪嗎？」

加里斯特拉笑了。那笑聲有點怪氣，好像母鷄底呢嚨，又像小狗底狂吠。那是怪誕的、不可理解的。窒悶的空氣，窗上的奇怪的月光——怪，怪——好像一個惡夢。

「我勸你別想跟我打架，」木匠說了，「不然，看我好好地揍你。」

「我可不想跟你打架，」米若諾夫說着，朝着自己底大門走去了。而加里斯特拉，却把梯子靠在籬笆上，逕向米若諾夫追來。

「你跟我發惱嗎？」他問道。在他底聲音裏面有着一種新的調子；這使他想起了他底父親：他似乎同時是在威嚇，又在慰撫。

「不，我可不是發惱，可是……幹嗎那樣精躑東西呢？」

現在，木匠已經站到他底身邊，並且輕輕地拍了他底的肩膀。

「別惱呀，米若諾夫。我給你還頂就是。焦油是黏不到油漆上去的，所以就那樣流下來了。我沒有幹得好。我應當把煤煙和石蠟——」

「可是爲什麼呀？」

「爲好玩兒呀，你可知道？你要把房子油成藍色，可是怪想法。誰都不會那樣幹的，你可知道？」木匠把下唇咬着，頭歪到一邊去，半閉着眼睛，若有所思地望着蒼空。他顯然是想要思索什麼出來，於是，從口袋裏掏出了木製的煙盒，擦了一根火柴，把煙點燃，又把火柴巧妙地拋了出去，使那火柴還繼續燃燒着。他接着米若諾夫底肩頭，強迫他坐在

門前的凳上，自己也在旁邊坐下了，於是，開始對他長輩似地講演起來：

「當然，我明白你底主意：你想與衆不同，你以爲你是獨立的，又沒有家庭，所以就隨便亂幹，是不是？就幹各種怪頭怪腦的事嗎？可是，我勸你得啦，米若諾夫：能玩那種把戲的祇有我們兩個，我和魔鬼。你麼，你什麼也談不上。至於說到上帝——」

「什麼上帝？」米若諾夫快快地問了。

「就是那老上帝呀，我底孩子。祇有一個上帝。你可忘啦？聽我說：比方，你媽媽要死啦——唔，比方，任什麼人要死，全是一樣。所有鄰居都像很感興趣，他們跑來，嗡嗡噓噓。喏，我底辦法就是，跑去用酸酪漆籬笆，他們就都擠過來瞧我啦。懂嗎？」

「不，我簡直不懂！我看全是廢話。」

「好的，如果你不懂你就簡直不行。可是，你還想與衆不同呢。我告訴你，你也得明白廢話跟明白別的一切一樣。現在，你可能想得出什麼像我那酸酪的花樣來麼？唔——你知道，我底那些把戲都是受了檢定，經過試驗來的。真的，有一回，我把白石蠟倒到信箱裏去，又丟進一根燒着的火柴。信都給燒完了，誰也沒有疑心到是我幹的事。報上還登過

的呢。人們奇怪着，爲什麼有人會放火燒信。當經，那全是傻事，年青人底高興。老實說，我常常整夜躺着，不睡，想着怎樣做出出衆的事來。就是現在，我也喜歡把人弄得糊裏糊塗的。多好玩兒！人們安安靜靜地過活，可是，簡直意想不到地，怪事就來啦，他們就胡塗啦，簡直真明其妙啦。」

木匠把鬍子尖兒扭了過來，舌尖翹到上唇上去，半閉了一只眼，望着月亮，一聲嘆息地說道：

「一顆美麗的星，可是狗子們是不管牠的。」

米若諾夫把眼睛盯着那木匠底臉底尖銳的輪廓，聽着他所說的每一個字；他想要做兩件事：問那傢伙幾個問題，和給他一頓搶白，就走。但是，他所說的却是：

「也許狗們想着那是一隻狐吧？」

「誰也不知道狗想什麼，」木匠回答着，臉上現出嘲笑，於是就說教似地高談了起來；但是他底話却愈是變得模糊，變得不可理解。他底吹牛在米若諾夫心裏頗留了一點印象，他說的話就像他在法文文法上所念的那些字，黑暗而且不可思議。周圍的月光浴着濃密

的柳葉，把金黃的光彩鋪在木匠底那卷髮的頭上。他底眼睛現得青綠，嘲笑而且狡獪的，曬人上面似乎是插着了一口尖針。有這種眼睛的人，真是令人難以相信的。那傢伙顯然是

在跟他開玩笑呢。

「我想你是個瘋子！」這話禁不住地跑出了米若諾夫底嘴唇，使他自己也覺得奇怪了。

「真的？」木匠問了，大笑起來。

「你到底在那屋子上寫些什麼的？」

「我剛要說，就給你打斷了。我要寫的就正是『此屋瘋人所住。』」啞，明早，街上每個人都會笑得哄起來的。哪，我說，米若諾夫，」他又說了，「假如你給我十個盧布，怎樣？」

米若諾夫憤憤地轉了過去。

「啞啞，別跑，別腦呀，我有一個絕妙的想法。我倒是很喜歡你的。像你剛才這種行為：換一個人，無論誰都會大鬧起來的。啞，無論怎樣，我總得跟你弄好呀。」他變得莊

重起來了，雖然米若諾夫現在完全相信他已經瘋掉，因此，他就有他那種種胡纏的辦法。他對自己微笑了，因為這種猜想安慰了他。他望着天空，聽着加里斯特拉底好言好語：

『我跟你去買油漆，把這房子漆得把全鎮底人都弄得喘不過氣來。我是許久就一心想着幹幹這種勾當的。』

『可是，爲什麼呢？』

木匠似乎沒有聽見，祇是一直說了下去：

『我告訴你，沒有什麼事我不曉得幹，可是我不高興幹了。那是因爲別人給我幹的都不合我底口味。現在，你——』

『很好，很好，』米若諾夫只得認承了，因爲他料到，假使不答應加里斯特拉去這麼幹一下，他準會有種種別的鬼搗了出來的。可是，木匠却忽然跑了開去，驚奇地望着米若諾夫。

『好！就是——好。你別後悔。明早我再來。』他轉過身去，敏捷地走掉了，然而却忽然給絆了一交似地停止下來，對自己大聲叫着：『就是！他們真會喘不過氣來的！』米

若諾夫可以看見那傢伙底黑色的輪廓清楚地映在銀色的河水上面。於是，他轉到一個角落裏，就不見了。米若諾夫又踱到街心，把他底屋子再望了望，念道「此屋，——」就轉過身來，灌屋安息了，一面想道：

『是的，一個瘋子，也許還是個十足的混蛋。』

一清早，廚娘就來說木匠已經來了，還要錢。那麼，那就不是一個夢了。他給了那老婦人十盧布，又沈到牀舖裏去。對於那混蛋他不應當有所動作麼？

這並不是一個壞的想法：當他離家到辦公室，看着那些大的黑點的時候，他不斷地這樣想。有的地方，焦油已經流到地下，使那「屋」字已經不易辨認了。他疾忙地走過街頭，很不舒服地意識到路人們底嘲笑。罷了，當然，也是在笑的。——然而，在巴黎，可就沒有木屋呀！

當他傍晚五點鐘回來的時候，他老遠就看見一羣小夥子擠在他底大門口，一張梯子搭在他底屋子前面。屋頂上頭，掛着一個奇離古怪的油漆罐子。那木匠，一隻腳跨在牆上的窗口裏面，在那裏轉來轉去。米若諾夫握着手杖，加緊脚步，跑到梯前，對着加里斯特拉

喝道：

「喂！闖什麼鬼！我禁止你——」

小夥子們，先前以奮興的銳叫歡迎了他的，現在却沈默了，避到離垣邊去，米若諾夫望着加里斯特拉底鬼眼睛，氣得祇是抖。他簡直要因氣忿和慚愧而爆炸了。木匠以非凡的靈便從梯上溜了下來，一肩膀把米若諾夫撞到了一邊，用刷子指着上頭道：

「你嚷些什麼？你不喜歡那玩意兒麼，呃？」

頂窗底樞子早給下了，在一邊的牆上是一幅粗大的畫，用黃和白畫着一匹大怪物，紅鱗，祇是沒有尾巴；那大而突的眼睛周圍還加了白圈。怪物張眼瞥着那張着口的窗戶，那鼻子，既像魚鼻，也像羊鼻。

「一共得畫三個，」木匠解釋着，「兩個面對面，一個在上頭。窗子就給漆成一個魚網。」他顯然是醉了。他底手顫動着，可是米若諾夫在他底呼吸裏却沒有聞見酒氣。也許是油漆太強烈了吧？加里斯特拉從頭到腳都沾滿了油污。他底灰色眼睛裏，燒着奇異的光芒

「噫，」他問着，「可不是很可愛？」

小夥子們又開始哄笑了。一個乞丐走向米若諾夫，深深鞠了一躬，伸出一隻骯髒的手來。一條獺皮狗跟着他，把舌頭吊着，歪着頭批判似地端詳着那場面，似乎是，牠，也被那上面的光輝的壁畫弄得不明不白起來了。在這喧鬧中間，還可以聽見若沙諾夫底聲音：

「這可是也算一套把戲，呢？」

米若諾夫急忙轉過身來，若沙諾夫却繼續說道：「你也該養你自己，年青人！你得把這種見不得人的勾當給牠一個完結！」米若諾夫感覺得脆弱。他不了解。他轉向加里斯特拉，慘然問道：

「你可聽見？」

木匠却用一個怪相來表示了他底輕蔑，一面回答道：

「誰都有權利隨自己底意油漆自己底屋子，」於是又走向梯子去。米若諾夫把他拖了

轉來。

「請別再幹下去罷。別人會笑的。」

「我倒要看看他們笑我！」

「可是，屋子總是我底呀，」米若諾夫着急了，並且開始感到恐怖。

「告訴他們去碰鬼去！」木匠說着，已經爬上了半截梯子，「哦，他們會喘不過氣來的，您瞧着就是！」

充滿了昏亂，憤怒，和慚愧，米若諾夫走了進去，決心要起訴了。他坐在桌旁，苦悶地想，並且開始寫了起來，可是，墨水是濃的，筆又太壞，並且他發覺他把「傷害」竟寫成「傷敗」了。他把筆擲下，站起來，想過到若沙諾夫那邊去請教。他穿上星期日的衣服，梳了頭髮，小心翼翼地離開屋子，穿過街去，怕的會碰到加里斯特拉。可是，當他正在若沙諾夫底庭院張望的時候，他却發覺木匠已經看到他了，而且現在是挺直地站在梯上的。

「今天他還祇把外面糟蹋，」米若諾夫想，「可是明天，他也許竟會放燒起來的。我怎麼辦？」

「唔，你要什麼？」若沙諾夫站在廊下，摸着他那蓬亂的眉毛，一面咆哮似地問了。

米若諾夫脫下帽子，慌忙地說明了來意。他有些惱，同時也有些羞。一線陽光一直射到他底眼裏，使他不安地左腳轉到右腳。更糟的是，他那新吊帶竟然大叫起來。若沙諾夫盯着他，好像一位新任的牧師站在講壇上面，準備着開始說教。難道自己底神氣有什麼不對麼？爲什麼他不說請進呢？

「我真不懂，」若沙諾夫藐視地開始了，「你歷那流氓是什麼意思。假如住在鄉下，別人老早把他送到西伯利亞去了。正義睡了覺。誰都可以隨意亂鬧了。」

在那屋子裏頭，通過窗戶，米若諾夫看見了一個熟識的臉面。他禁不住想說幾句堂皇的，動聽的話，於是欲滾了出來似地說道：「我想他是個瘋子。」

「唔，那是你自己底事。儘着想你底去罷。我沒得說的了。」

這真是最窘人不過的。深深一揖，那使得吊帶更糟地叫了，他再朝着窗戶偷望了一眼。也許麗沙聽見了那怪叫的吧？她立刻就不見了。多麼傻！他又回到街上來。加里斯特拉已經下來了，站在那裏捻着他那黃鬍子，讚嘆地端詳着他底作品。

「不妙，」他說道，「全錯啦。」

「全錯啦，」米若諾夫反應着。

「真精！」一聲咒詛之後，他又繼續解釋道：「我本有絕妙的想法的。我畫了那個魚——我喜歡魚的，可是，我應當畫花。我底花畫得很不錯。還有，兔子——」

一線希望臨到了米若諾夫。他挽着加里斯特拉，把他拉到大門邊。「瞧，」他說。

「我還瞧什麼？我是羞我自己的，米若諾夫。你有燒酒嗎？好！現在，我答應你給你把這完全再漆過。別急，好小子。」

希望消滅了。他從廚房窗口喊了帕夫洛夫娜拿燒酒來，就坐在長凳上，木匠却蹲在底下，一層階坡，把手撐在膝上，手指插在頭髮林裏。廚娘拿出了一瓶燒酒和一塊肉餅。

「告訴我，米若諾夫，」加里斯特拉說道，「我可是真在拿你開玩笑？瞧，我化了你錢，可是你還待我這樣客氣。你給我吃的，喝的——」

「我可不知道，」米若諾夫說了，他正在忙着打算，怎樣才可以勸阻加里斯特拉不去繼續他那作品。

木匠灌下了兩杯燒酒。「人們，」他哲學家似地說了，「如果不是蜘蛛，就是蠢才。」

一個忠厚人總是有點蠢氣的。」

這使得米若諾夫氣惱了，但是，他想不出什麼話來說，却祇好說了個父親說過的那話：「上帝愛蠢人的。」

「你對了，你可憐的孤兒。上帝也不是全不玩狡猾的。我把這些全都想出來了。你碰着我，可算幸運。我會做你終生的朋友。喏，你把我底靈魂羞愧得發紅了。那就是因為你底溫和——」他底灰綠的眼睛潤濕了，他底面相變得出神起來。他用指頭擠着眼睛，擠出眼淚來。米若諾夫，雖然起先祇是覺得討厭，但是，他終於覺得這眼淚所表現出來的真實的情感可是動人。木匠於是拿起他那全被燒酒浸濕的手巾揩了他底額頭，奇怪地向上望着，眯着眼睛。米若諾夫看見那人底額上有着大顆的汗珠，就莫明所以地拿起了自己底手巾把那些汗珠揩了去。這回輪到加里斯特拉來驚訝了。

「幹嗎的？」他問，微笑着。

「汗。」

木匠輕聲笑了，頓了一頓脚。

「我是一個小孩，要人揩臉麼？」

「我可沒有那樣想。」

「不，你是一湖……好，沒關係。明早我給你統統油過，別急。」

「我求你，不必再弄了。」

「什麼！」

「不，不，不要。」

木匠湧出一聲歎息，站起來，伸出了他底手。「饒恕我，」他說，就跛開了去，好像他底一受腳已經忽然攤掉。他在門口停了一停，又回頭把院子睇了一眼，就轉過去，小心地關上大門，不見了。米若諾夫一動不動地坐着。他完全迷惘了，他設法，瞎是想要忘記。雖然油漆房子的問題已經平安解決，然而他並不快活。

「一個多麼奇怪的人呀，」他想。

晚夜邊，米若諾夫出到園裏來，躺在蘋果樹上的草地，從葉網之下看着天空。爲什麼從那天上的冰藍的酒杯裏面，竟會瀉下這樣窒人的重壓呢？慘白的新月已經很快地落到樹

尖了。疲於勞働和炎熱的人們底聲音，從遠地向他浮了過來。這聲音使他苦惱：他喜愛靜寂，那不破的靜寂，那種時候，他就能够感得他底身體飄在思想底翼上，那甜密的，和諧的思想，沒有聲音會來擾亂的。在那種時刻。大地和地上的一切，似乎全都融化了，形成迂緩的波浪和圓圈浮去了，而終於消散在空間。他自己，似乎就在他那不附體的精神中反應了這每種聲音。再沒有什麼比這解脫肉體底束縛更神奇的了，這好像是，與大地，早晨，和至高無上者底芳香合而爲一，這是無限輕柔的，是醉人的音樂底原流。上帝高坐於輝煌的金座，旁邊繞着諸位天神和天使，高唱着「和散拉」——這觀念，已經不能滿足他了。人們在神殿裏奉祀的，千千萬萬人每日向着呼籲求助的上帝，已經不是他底上帝了。他迷胡地猜想着這上帝早已棄絕了人類，而一種新的上帝，一位嘲笑者，一位和惡魔差不了多少的無賴，却已經代替了他底位。當他一心想要捉摸這世界底音樂底創造者的時候，他底童貞的心裏就湧出了一個裸體婦人底影像，從青烟裏浮現出來，這使他刺痛地充滿了一種顫動的慾望；他底心愈跳愈快，他覺得他好像忽然之間從那崇高之處墜地跌下來了：聲音底交響樂停止了，在這怪異的飛翔中間，他回憶了那進過他底生活裏來的一切的少

女和婦人。這種奮感他很少經驗到，可是，祇要牠來到，那就是不愉快的，可怕的，可羞的。他從來不曾意識地喚出過那星天之上的女人底幻影。

祇有在這特殊的晚上，他竟不能造出在平素往往很易成功的飛昇。許多思想，竟沒來由地闖入了他，許多問題向他提了出來，要求回答。麗莎可曾聽見他那新吊帶底銳叫麼？她底父親是一個不易相與的人，他厭惡他底同儕，嚴厲地批判他們，並且干涉着別人底生活。無疑地，正是這樣，他就被人普遍地尊敬了……。一個人要怎樣生活才能免掉別人底干預呢？木匠底影子清白地湧到了他底眼前，要接着解釋。多麼優！米若諾夫閉了眼睛，力求忘却，爲了使自已更覺安適，就開始低低地念了他剛剛讀過的一篇劇裏的對話：

「啊，是的，從一方面說。

一匹公牛能比一隻鹿更靈快。

爲牛？你指我？

是的，先生，憐允許過。

我給侮辱了。

唔，那又算什麼？

我給侮辱了，我說。

我看，辱侮我的是遺物，比我所侮辱的凶得多。

遺物把我造成了一個貴族。

那麼，給侮辱了的就是那生成的貴族身世。」

「院子給野草塞滿了。荒成什麼樣子！」說話的正是那木匠。加里斯特拉站在米若諾夫底身邊，穿着一件寬大的襯衫，那尾巴就吊在他底褲子上。他赤着腳，從他那頭髮底蓬亂，祇好認定他是剛從床上爬了起來的。米若諾夫一隻手把自己擦了起來。

「你是怎麼神出鬼沒的——？」

「我從籬笆上爬過來的呀。我真得告訴阿塔摩西加把這園子和院子整理一下。他真與這種工作的。在晚間，我們也可以讓他在這兒玩兒。」於是，他跪到米若諾夫面前，伸出一隻手來，說道，「剩下的錢在這裏，油漆，兩把刷子，我付了六盧布。如果你要，我也可以把牠們給還你。你也許用得着的。」

「我可不要那些。」米若諾夫說着，是有一些兒愜愜的。

「哼，我也不娶，」木匠說了，就把鏟扔在地上，坐到米若諾夫旁邊，一直盯着他底眼睛。

「你想些什麼？」

「沒有什麼。」

「想女孩子，呃？」

「不。」

「跟女孩兒們打交道，得小心一點，」他追究着，拾起一根枯草，又搔着額角，「有本領的就馬上佔了上手，纏纏綿綿的花樣一要，你們兩個馬上就淹到水裏了。」

「我老不理他，」米若諾夫暗自想着，一面在草地上翻來覆去，「那麼，他就曾走掉的。」

「我跟你想了許多許多呢，米若諾夫。你知道，你打動了我，刺進了我很深，很深。

擾亂了我底心的平安。我來的時候，你正在那裏咕咕些什麼？陰咒麼？」

「哦，沒有什麼！唸點詩。」

「我真奇怪，米若諾夫。」

「我可不要誰來奇怪。」

「可是你真教我奇怪！」這話說得幾乎像一種恐嚇。對於這樣的一個人，還能說什麼好。

「天氣很熱，」米若諾夫無可奈何地冒險了。

「很熱。可是，告訴我，你想的什麼？」

「我可並不高興想。我祇要靜，一切都安靜。」他祇想裝作發怒，但是他感覺得過意不去。「你瞧，」他加了上去，「天是多麼清，多麼靜，可是，當雲頭——」他沒有說完那句子，因為他覺到雖然他是大聲在說，但那些字眼却有着慘澹的聲調。木匠，同時，也斜眼望了望天空，發言道：

「天，米若諾夫，可是空的。所以就靜。」

「可是太陽和月亮和星又怎麼說呢？也許有着我們沒有看到的什麼吧？」

木匠懷疑地搖了搖他底腦袋。「我不相信你信上帝，」他說，「你並不到教堂去。」
米若諾夫想說點什麼侮辱的話，但是却祇能訥訥地道：

「我父親就不信上帝。」

「像那種人多的。」

「他說所有的思想和觀念祇好在一切上面罩上一道黑影。」

「你別說啦！他說那話嗎？」

「是的。現在，我自己也看得到：思想，正像許多蟲子。你把牠們從地裏挖了出來，牠們可就蠕動着，蜿蜒着了——」

木匠正在拔着草柄，留神地聽着。

「想想罷，」他又說，「在你裏面，實在是有兩個靈魂的：一個是聰明的，別一個却甚什麼也攪不清的。我不要想。靈魂是厭惡思想的。」

「那你就錯了，米若諾夫。」

「可是有什麼值得知道的呢？」他想着他也許可以把木匠嚇住，甚至於激惱他，不管

好壞把他趕走。『我們有什麼不知道的？人生下來，討老婆，生兒子，死掉。多的是火燒，盜竊，謀殺。馬戲社。教堂裏的行列。誰底老婆跑掉。酒醉鬼底吵鬧。酸白菜，醃胡瓜。賭博。我的天，這一切對於我算什麼！』

『唔，』木匠問道，『那麼你要什麼呢？』

『靜。』

『那你就應該生就一個傻子。真看你不透呢，米若諾夫。』

『我可並沒有請你來把我看透呀。』這可算得侮辱麼？他疑惑着，偷偷地望了木匠一眼。而木匠，却祇是在靜靜地用手作着手勢，瞧着樹上掉下的黑影。米若諾夫嘆了一口氣，把手向着月光伸去。他們兩個就這麼坐了好一會，把手伸着，好像瞎眼的乞丐。首先打破沈寂的還是那木匠：

『不的，米若諾夫，無論你說什麼，都嚇不了我。光說可不成。至於你那藍屋子，哼，那祇教我發笑。』

『滾你底蛋！去碰鬼去！幹嗎要你纏着我？』

可是加里斯特拉祇是微笑了，搖搖頭，把眼睛眯了幾眯：

「發脾氣嗎，呃？」他無限愉快地笑了，把額上的皮帶正了一正，燃了一隻煙捲，把那青煙緩緩地噴到靜寂的空氣裏去。「我明白，米若諾夫，你無聊。你底青春是應當負責的。你還沒有習慣這人生呢。你得享樂享樂。女孩們當然也有她們底妙處，可是，對於一個嚴肅的男人，她們所能給的可也並不經久。真的，無論在什麼地方，也並沒有很多的快樂底來源。」那說話底獨斷的口吻又引起了米若諾夫底憤懣：從一個無學的工人竟說出這種話來麼！

「一切都得改變過！」他又說了。

「你擅在政治上麼？」米若諾夫問。

「不。我對政治可沒有興趣。我底目的是從我底靈魂裏創造出一種作品，一種完全的，和任何麼別的全不相同的事物，就是那教人們喘不過氣來的。」

「幹嗎不去咬總督底耳朵？」米若諾夫提議道。

「你說什麼？」木匠問着，望着他底眼睛。

「咬總督去。在教堂裏，做禮拜的時候。那麼，誰都會喘不過氣來的。」

「別發脾氣，」加勒斯特拉說着，用手拍着膝頭。「我敢說，你是一個有趣的小子。有點兒胡里胡塗，可是有趣。世界上每個人都一聊，都想做點兒什麼來教自己 and 別人驚奇，可是麻煩的是沒有機會。並且，人們也不知道怎樣動手的。現在，我勸你別想那種事了罷。你底頭腦有點兒不大清楚。況且，你是並沒不知道怎樣解釋你自己的。睡覺去罷，睡覺的人，就沒有需要了。」

把煙蒂子往那軟土上面一戳，他就跳了起來，別也不告就向着籬笆祇顧走去，一面用一種譏嘲的聲調反複道，「睡覺的人，就沒有需要了。」

聽着當加勒斯特拉爬過的時候那籬笆底軋響，米若諾夫就不住地想道：「他不會再來了——他惱了。那真是我底一個靈感，教他去咬總督去。」

他給自己描畫了總督老爺底碩大的禿頭和招風耳如何在教堂底藍色的香煙繚繞裏浮現了出來；而那木匠，則偷偷地躡腳上前，一口咬定了那隻血紅的耳朵。會衆都驚愕起立，大喘不止。燭光搖曳着，不敬的木匠就給抓住了，拖了出去，給了一大頓鞭子——

米若諾夫不禁逃出了一聲大笑，可是聽見籬笆邊又有聲音，就突然把笑聲停止了。那大概是加里斯特拉，躲在那邊鬼鬼祟祟的。他站了起來，裝作要咳嗽，就一次也不回頭地溜進屋子去了。

第二天早晨，一走到街上，首先發現的就是頂窗旁邊的怪物已經加上了一件笨重的藍色大衣，可是陰影却是那麼濃暗，使得窗戶現得非常笨重。把屋子正面弄糟了的那些焦油黑點也都遮蓋起來了：可是那加上的新漆却同樣破壞了屋子底觀瞻。

「那麼，他竟是頗有信義了！」米若諾夫想着，並且詫異這些是怎麼弄上去的。那一定很費了些力。搖了搖頭，他就進去一餐。可是，他還沒有坐穩，前門又砰砰地響了，是馬夫阿塔門，肩上搖幌着一把鐮刀和一把鏟子，重滯地滾進院裏來了。他停在廊裏，把工具放下，給自己畫了十字，於是在手裏吐了唾沫；再拾起鐮刀來，輕便無比地輪轉着，好像那不過是一條鞭子。他下到院裏去，就開始割起野草和荆棘了。米若諾夫急忙站起，躲在窗戶後面，偷望着。

「哼，他們好像以為這地方倒是他們底呢！」他暗想着。他可以清白地辨出那馬夫底

凶惡的牙齒在他那三角形的口裏發閃；那狗熊眼睛，在那突出的額下，幾乎看不出來；那大鼻子，就好像給那支離散漫的鬍子完全埋沒了。這總像不成樣子吧。阿塔門實際上簡直就像沒有臉面。他鑽進着，好像是在一處不可見然而不能通過的密林裏面，披斬着他底前進的路。

「原來如此，」米若諾夫想了，「加里斯特拉利用了這阿塔門來使得人們喘不過氣來的——」

阿塔門不久就把所有的長草全都斬掉。他歇在院子底一角，拳槍似地握住他底鑿刀，望着天空，又對自己畫起十字來了。米若諾夫給他拿去了一杯燒酒，一片肉，和一塊麵包，並且謝謝了他。

「謝您，」馬夫幾乎教人聽不見地照樣哼哼了。頭一仰，就把燒酒灌進他那不成形的口裏，又把半塊麵包和肉也塞了進去，還嚼着那剩下的，接着也把那塞到口裏去了，整個地吞了下去，就坐下來。

「現在，要斬後園了，」他莽撞地說。

「你要多少工錢？」

「要什麼工錢？我幹着好玩兒的。」說着，他就揚長去了。

一點鐘以後，米若諾夫嚮望那後園，看見所有的草已經斬掉。阿塔門正靠在蘋果樹下，用手撫着樹根。馬夫一見米若諾夫，就大叫起來：

「喂，嚇，你！」

米若諾夫向着他走了出去，但是，還隔着老遠，當他聽見阿塔門底粗暴的聲音的時候，就不禁吃驚地止步了。

「你可真是一個好地主！你騰這些地皮！還有這麼許多毛蟲！樹幹子得噴點殺蟲藥呀。樹根邊上的樹也得挖掉呀；牠們要肥料呢。你真好傢伙，您！」

當米若諾夫走近的時候，馬夫忽然伸出一隻手來。那上面塗滿了許多死蟲底黏液。米若諾夫惡心地打了一個寒戰，倒退了。

「你怕什麼？怕我？怎麼，我是您底朋友呀，加里斯特拉教我過來的。你抖些什麼？你真奇怪，你和你們這種種——」

他說得很大聲，他那說話，因為他底咬字不清，更是使人不快了。那種纏不清楚的發音和一個三歲的小孩沒有什麼兩樣的。

「我會跟你弄好的。」他接着說，「我高興作工。」他把手在靴子上擦了一擦，哼着，一面彎下身去。米若諾夫惴惴地望着他，不知道說什麼的好，就畏怯地問道：

「木匠呢？」

「哦，加里斯特拉？別纏他。他瘋了，那老混蛋，因為你不讓他油漆你底房子。」把口張得儘開，馬夫嘆息了三次。那聲音，就好像冬天的風在煙肉裏面呻吟，使得米若諾夫祇想把腦袋烏龜一樣地縮到肩膀裏面去。

「你比他還壯，」他說。

「那當然。我以前是在馬戲班裏的。我跟人角力。那些齷齪狗們把我底手摺打斷了，不然，我會把他們一個個摔倒。他們是用狡賴打我的，不是用力。」他轉過身去，把鏟子插到那硬土裏去，好像那土地不過是牛油，就這麼把那蕪草樹根旁邊的黑色的草泥，全都翻過來了。

「這兒，誰都怕我，因為我這麼壯，可是我倒是一個愛靜的，對誰都好。我愛跟人講話。當然，我這聲音先就把他嚇跑了。……去年，我底車子壓倒了一個人——唔，他底腿。我給抓進去。開審的時候，法官對我咆哮道：「別那麼驕！」可是我怎麼也辦不到。當他明白了我，他就放了我了。」

「你結過婚麼？」

「好天爺！有什麼女人會變得來嫁我？瞧我這嘴唇。」米若諾夫知道城裏人都是以敵意和輕蔑來看一切農夫的，從最早的兒時起，在父母庭訓裏就已經種下這種態度了。可是對於阿塔門，他祇覺得畏懼和驚奇，和一種迷糊的希望。要是他和這農夫交了朋友，那麼，那木匠——

「在工作嗎，他？」木匠底聲音仗上面應聲而響了。他正坐在一根籬笆柱子上，抽着煙捲，兩腳垂擺着，頭上繞着一團青煙。

「該吊死的！」米若諾夫自己喃喃着，「他又耍來把我纏死麼？」

「聽這裏，克林科夫，」他禁不住叫了，全身挺直了起來，「你還要怎麼樣？我可不在

乎——』可是他不能清楚地說了。有什麼扼住了他底喉嚨。

『你不在乎什麼？——』木匠問道。

『你最好住了罷！我要去告狀的。』

『告我？爲什麼呀？』

那木匠底泰然不動的態度使得米若諾夫激怒，他頓着足，一面銳叫道：

『我不在乎你來挖我底地，砍我底草！』

身輕如鳥，加里斯特拉從柱子上滑下來了抓住了，米若諾夫底肩膀，輕輕地搖了一搖，就用一種凜然的調子說道：

『放明白點罷，你可聽見？你瘋啦？喏，別人什麼不要，白白給你做工。你該感謝別人的呀。』

米若諾夫慚愧了他那暴躁的激怒。他感覺得是那木匠底手把他安置到他那地方的。馬夫，站在一旁，口張得比平常還大，好像在等着再出別的事情。

『我知道了，』米若諾夫囁囁着。

「你知道，可是你還嘍呀！」

「自然，我也很感激的——」

「唔，你應該！」木匠用指頭給了他輕輕的一推，就走過阿塔門那邊去了。

「把那些枝子捆起來，懂嗎？還有那些老早死了的莓子樹，給拔了出去。」

「真的，」米若諾夫想，「他們真是白白地做工呢。」於是，爲了表示感激，他決定請他們吃一餐。半點鐘以後，他們三個就坐到了食桌上。鍋子在火爐上煮着，燒酒在瓶裏放亮，桌上的，是一盤一盤的泡菌子和酸白菜，阿塔門喝着燒酒和茶，跟一匹小牛吸着牛奶不相上下，並且狂嚼着他底食物，喉嚨和鼻子一同發出呼咯咯的巨響。而木匠，却不過用叉子從自己面前的盤子裏又取一點最柔軟的菌子，兩個指尖舉起杯來對着光照上一照，皺皺鼻，半閉着眼睛，骨都一下，這才喝下去，每個姿勢都是執行得非常之老練，非常之靈巧的。一個不好惹的傢伙，可是，總算很有趣呢。他真有點神經病麼？也許祇是一個變態地狡猾的傢伙。

「假使我高興，我就給他一點藥，」正是他在說話了，把兩個指頭擊着杯子，另

外的三個伸了出去。『可是，我得聲明，對這般人，我可是並不怎樣放在心上。他們全是些蠢貨。』

『嗯哼，你這魔鬼！』阿塔門喃喃着，背靠着牆，把他那巨大的胸膛毫無道理地挺出來。

『噫，我是一個聰明漢子，』加勒斯特拉說了下去，『我能幹，我什麼都能幹，因為我懂得怎麼幹。簡單的事情可不引起我底興趣——』

『魔鬼！』

米若諾夫也喝了兩杯燒酒，雖然他並不愛酒，而且馬上感覺得頭腦好像在霧裏游泳一般。他靜靜地聽着那木匠底吹牛，祇感覺得一種討厭的無趣。他尤其深深地惱怒了，當他看見阿塔門竟然旁若無人地睡熟了，而且大打其鼾。一會兒，阿塔門醒了，默然地一怔，同時，加勒斯特拉却燃着他那金色的鬍子，就對馬夫開起教訓來：

『現在，滾回去罷。你已經塞滿了，你這駱駝！』

阿塔門就馴服地應聲起立，走了。加勒斯特拉表示了想把屋子底其他部分也檢閱一下

的願望，於是，主人就躍馬夫同樣順從而敏捷地站了起來，帶路到他那光線充足的臥室裏去。一扇窗子朝着花園開着，另一扇，則朝着街道。加里斯特拉走到牀邊，把那席褥攪弄了一番，咕嚕道：

「軟床，哼哼！」於是，把書架上的書籍也瞥了一眼，問道：「你全這些書？」

「是。」

「全念？」

「是。」

米若諾夫覺得在這些問題裏顯然可以發現一些嘲笑的意思，他好不容易才把脾氣抑制下來。其次，是到一間塞滿了許多山花，和他父親所做的各種小擺設的小客廳去。加里斯特拉一動不動地站在中央，靜默了一會兒，就轉向米若諾夫：

「你也得討個老婆了！」

室內的一切似乎都在抗議着這位赤足客人底闖入。連地板都銳叫起來了，燈罩子也碰震着，食櫥裏他母親底朋友送給她的大盤子，也叮噠地響。加里斯特拉對於這週圍的一切

不經見的什物都處以坦然的態度，這使米若諾夫愜愜。這傢伙對什麼都不驚異。他既不注意，也不稱讚。

「他嫉妬我，就是這麼一回事。他裝作滿不在乎，這魔鬼！」當加里斯特拉撥開那地球儀的時候，酒杯就震動得更其利害了。

「這是個球？」他問。

「是。」

「平常。做照地球的。可是幹嗎是銅的？」

「牠唱曲子呢。」

「不會，」加里斯特拉說了。「給我看看牠怎麼唱法。」米若諾夫把櫃子打開，把地球儀擱到桌上來，扭動了那機關。有些小齒子已經脫掉，但是，却也剩下不少，還可以大致不差地唱道：

細斯庚，細斯庚，唉，

你打哪兒去來！

木匠從桌邊退後一步，聽着。

「那細斯庚？」他問。

「是，」米若諾夫回答說，一面想起了過去，不禁悲哀地笑了。加里斯特拉終於止住了他，把一隻手掙住他，另一隻底手指却戳着那地球儀上的大陸和海洋。於是，他坐了下來。

「你從哪兒弄來的？」他若有所思地問道。

「我父親做的。」

「幹嗎要唱細斯庚呢？」

「那是一個催眠曲。我那時還是個小孩呢。」

「我懂了，」那一個回答，於是把鬚鬚尖子塞進口裏去，出神地咀嚼着。終於，他好像吹滅一隻蠟燭似地，把鬚子給吹出來，拍了拍那北冰洋，就古怪地轉笑了。

「很有趣。雖然我得聲明那細斯庚到底是不合式的。地球儀是一種教育工具，忽然又唱起那種曲子來了——你可懂？你父親聰明麼？」

「聰明的。並且很快樂。」

「哼！怪物。」他又檢查了一回那地球儀，還用他那油污的手指去戳。「這很簡單，可是也頗有心計。一點水，幾塊泥，却給我們說牠是懸空在空間的。奇怪。還說有千千萬萬人活在那球上，呃？你相信麼，你可憐的孤兒？」

「爲什麼不？我就是活在這上面，你也是，」他疲倦地回答。

「唔，」加里斯特拉說，站起來，把手伸出去，「多謝。晚安。」在出去的中途，他停在廚房裏，一手抓住他底鬍子，憐惡地說道：「這玩意兒總共比你底頭大，可是，很了不起。但是，我得聰明，細斯庚總是不合式的。你父親弄這玩意兒不過要別人喘氣，懂嗎？跟在教堂裏吹口哨同樣。照理，該是「和撒拉」，或者什麼聖歌，再不然，一隻軍隊進行曲。咚，咚，咚，——像這樣的」。那麼哼着一曲軍歌，他就走掉了。

「碰鬼去！」米若諾夫不祇這麼想，竟真說出聲來了。當他拿起地球儀預備還原到櫥子裏去的時候，他發現北美洲底一部分已經裂了，並且已經垂了下來，變成了南美洲底一部分。就是那笨蛋加里斯特拉幹的！他於是把一個指尖浸溼，修補了那破損，再把球扭動

起來，想再聽聽那曲子。加里斯特拉對於曲子的批評到底有理麼？可是有什麼合更合式呢？所有別的曲子也全是一樣不合式的：

在一條骯髒街道上

朋友伊凡搖幌幌，

他是醉得不成樣——

還有他父親愛唱的老調：

七個兒，七個兒，

七個兒，怎麼得了？

還有什麼別的呢？

我想告訴你，告訴你，告訴你。

啊，那一塊北美洲又掉下來了。那一條藍紙像一塊削皮捲起來，是多難看啊。

「我明天用膠水把牠黏起來。怎麼，我真奇怪，爲什麼他說應當唱『和散拉』呢？他真是不信上帝的麼？比我還凶？」

他把手支在桌上，前額幾乎碰倒了那地球儀。遲緩的，朦朧的，不熟識的思想底激湧向他包圍過來，使他完全屈服了。

街上的頑童在那藍屋底牆上投了泥巴，用白粉畫了許多畫，並且祇要有空地就塗下了不敬的評論來。在大門最上一格，有什麼人——顯然是一個私人——用鉛筆寫了這樣的話：

「此屋顛倒。一傻瓜住，於此焉。」

當米若諾夫初見這話，他覺得受了慘痛的侮辱，可是，當他發現連那標語也用得不高明，顯見那作者是不懂文法的，也就大大地輕鬆了。傻你自己去罷！

無疑地，整個街道都已經用了全不含糊的強度來對這藍屋子表示敵意了，但是米若諾夫並不感覺惱怒。他是太深地專心於另外的更嚴重的事了：那木匠和馬夫已經死死地纏上了他，簡直無法擺脫。他們好像兩個影子，阿塔門幾乎每天下午必到，來掃院子，斬樹木，在後園裏工作，咆哮，而木匠，則儼然好像一家之主，猶斷斷行地來執行各種改革，甚至於關於家務也對帕夫洛夫娜提起議來。那老婦人默默地聽着他底話，可是當他一走之後，

竟立刻畫十字了。米若諾夫時常留意到這種表演，而且，祇是笑笑那婦人底單純。他對於加里斯特拉的憎惡變得更加激烈了。這傢伙實在不免破壞了他底天藍生活底夢，在他底面前立起了一重底危懼障礙，而把他，米若諾夫，扔到黑幕裏去了。一天，他聚集了所有的勇氣，對加里斯特拉說道：

「這全是絕頂的胡塗。」

「你單試試你不胡塗還能活！」加里斯特拉回了過去。米若諾夫開始以幾乎是懼怕的感覺來看這闖入者了。他那敏捷是有點反常的。他記得那一天加里斯特拉從花園籬牆上跳下的時候，是輕得像一隻鳥，一種非常事情底預感鑽進了米若諾夫底心裏，壓迫着他。他記起那一天，加里斯特拉會使地板發響，酒杯碰響，爲什麼每一回他走進來總有這同樣的事情發生呢？米若諾夫是不相信巫術的，但是他聽過和讀過世上也真有一些懷着神祕力量的人物，並且總擺脫不了那種確信，覺得木匠下一次來的時候一定會更恐怖地表現出他底才能來的。

事情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發生了。在星期晚上，加里斯特拉帶了一個年青女子進來。她頗茁壯，有着很肥的腿。她穿着一件腥紅的絲罩衫。她底漂亮的牙齒每當她張開她那小

口的時候，就閃爍起來。她底左手一個指上閃着一隻嵌着紅石的戒指。她底眼睛，由米若諾夫看來，也在反映着那紅石底顏色，就像一匹白老鼠底。

「她叫作塞拉菲娜，」加里斯特拉說着，就把女人推向了米若諾夫。「一個漂亮的女孩呢。」

她笑了笑。有一種奇怪的不舒服的氣味從她身上發出來。當她坐下的時候，她那緊緊纏着她底肥大屁股的白裙就扯了上來，露出一雙圓腿。她把她底鞋在地板上不安地亂動着，並且頓着脚跟。她底脚黑髮光滑地向後梳去，整齊地吊在頸後。在髮上，她插了一把大黃梳，這使她活像一隻母雞。

「熱得多可怕！」她叫着，用她底手巾扇那赤紅的臉面。

木匠穿的是一套灰色的帆布衣，綉花的藍襯衫，脚下是一雙光亮亮的靴子，他底褲腳就繫在那長統裏面。他底鬍子和金髮似乎經過了澈底的清理，跳躍着好像火焰底舌頭。他底乾枯的，鷄子樣的臉比平日更其莊嚴，更其焦急；他底綠眼睛毒惡地閃着光，好像是看清了和明白一切的事情。

「她不是那種三心二意的，」他解釋道，「她也懂得理家的。你自己也看得見，她骨頭上有很多肉。」

「你瞧着可喜歡？」女人問道，一面把茶倒到杯子裏——「壯嗎？」

米若諾夫坐在她底對面，靠在桌上。他底眼睛轉動着，嘴唇動着。他真想把舌頭伸出來打濕他底嘴唇，當他看見那女人吃着果醬，也在那麼做着的時候。可是，他却硬逼出一個微笑來了，好讓那女人看看他那醜陋和不勻的牙齒。她底嘴唇又紅又厚。他瞧着她吃那櫻桃核，一直把牠們吸成白色。那種嘴唇是會把一個人底血全部吸了出來的。木匠所說的「她骨頭上有很多肉」和她所問的「壯嗎」使他底臉都紅了。他想到狗子，並且故意地把匙子敲着茶杯，把茶滴到禱上。全不客氣地跳了起來，他忽忽地逃到了廊簷下面。外面，是下着細雨；溫暖的地面很快地把雨水吸進去了，樹葉却祇是發着閃光。天上，瓦鴿色的雲正使難耐的熱氣更增濃密。

「他要我去討那麼個女人呢，」米若諾夫想着，在他底一隻伸出的手掌裏，有幾點雨打了下來。那女人底汗氣還留在他底鼻孔裏。他雖是充滿了憎厭，但是也起了另外一種感

覺，却並不是全不愉快的。

不一會，木匠也出現在走廊裏了。

「你把自己燒起來了嗎？」他問道。

「你聽我說，」他急促地，低沈地開始道，「我不要討老婆。我勸你把這計劃放棄的好。」他記起了他母親底話，現在就高興地複述了出來：「我會做得出怎樣的一種丈夫？哪，你自己也說過這話的。把她帶走。我可以給她二十五盧布，你也可以拿五十去，假使你高興要。我不是說着玩兒的。」

他底膝頭抖了，他幾乎要在加里斯特拉面前跪了下來，但那木匠，却祇是站在那裏毫不留情地微笑着，捻着他那鬍子尖兒：

「你真瘋啦，米若諾夫，我底孩子。真的，你得討個老婆才行呀。你把自己埋在你那些書裏，你把你一生夢過去了，你有一股血衝到了腦門裏。你底臉真變成青黑的了。你底嘴唇在戰。爲什麼呢？我來告訴你爲什麼能。你到了應該依着法律和風俗來過活的時候了。我來供給一個老婆，你和她就來供給孩子。」

「我不能。我不要——」

「當然你能。你得停止你那些祇想教人吃驚的勾當了。那不是你底路子。別人祇會把你當傻子玩的。」木匠抓住他的膀子，把他舉起來，抖去了他身上的雨點，又說道：「我知道人們底天性的。他們當你底面裝作他們驚服你，裝作對你有興趣，可是，就在這時候，他們會搶劫你欺騙你的。這種事隨時都有，我告訴你。」

米若諾夫緊閉着眼，在幻覺裏好像看見了街上的頑童們正在用亂泥塗着那天藍色的屋子。他們就是他底孩子，全都是，他底老婆，就是這個「漂亮女孩」，却坐在窗前，嚼着蘋果，嚼着餅。

現在，他坐在塞拉非娜底對面了，他覺得那女人愈是變得胖了起來；她底胸部起伏着，使得她底單衫底硬絲粹地；她底小圓嘴疲倦地大張着。她那香腸似的指頭緊握着一條麻絨手巾，不斷地在額上揩汗。她底紅眼睛溶在微笑裏了。米若諾夫想着，她底汗水一定比糖漿還濃，還膩，無論是蚊子或是蒼蠅，都不能有勇氣去攻擊她那橡皮似^的皮膚的。同時，木匠却將櫻桃汁倒到他底茶裏，那濃黏的飲料灌了下去。他無恥地，大言不慚地宣

言道：

「我頂高興做媒。我喜歡喧鬧，興奮。我喜歡排隊。我高興看別人興高彩烈。看見年青人掉在愛情裏，是頂好玩兒的。」他一點笑意底影子都沒有地這麼說着。偷偷地舉了過去，米若諾夫發現他底臉面正在癡癡着。那種時候，看上去真是可怕的。幸而那木匠今天還沒有把那皮帶纏在他底腦袋上。

「你得學學享受生活呀，米若諾夫。隨便一點，你知道。也學學犯罪，那裏面不會有什麼大害處的。難道你還對誰負責嗎？誰是你底主人，你說？」

「我不知道，」那問題是有着可怕的意味的。

「喏。你知道嗎？要不是當着這女孩，我馬上可以告訴你誰該做你底主人。可是她知道我底意思的，小混蛋！你可知道。芬嘉？」

「我什麼都不知道，」那「漂亮女孩」說了，很想撒嬌撒癡的。米若諾夫覺着有什麼在攔他底脚，一會兒，兩隻腳全過來了，把他底一隻腳團圍住。他把脚恨命抽開，跳了起來，大叫道：

「你幹什麼？」

女人把臉漲得通紅。加里斯特拉從旁把米若諾夫搶了一把，大笑起來：

「她知道的，小混蛋！她知道的！」

祇是，後來米若諾夫才記起了是發生過怎樣的事情。木匠大笑之後就離開了房間，而女人就走到米若諾夫面前，微笑道：

「你這不老實的，你幹嗎當着我叔父把我看得那麼樣？」他在他底身邊坐了下來，問他喜不喜歡雞雜湯，但米若諾夫却回答說，在巴黎，雞雜祇好扔給狗子；在那神奇的城裏，像泡蘋菓那種醜陋東西，人們是看也不要看的。那裏居民都是高尚的人，他們做夢也決不會硬要鬧到別人底家裏來。突然，一種意想不到的力使他跳了起來，把他弄得昏迷而且熱燥。一陣昏迷之後女人已經不見了，進來的却是木匠，把他抓着，以一種現得無限遙遠的聲調問着：

「你這笨蛋！你幹嗎把那女孩那麼推亂簪的，你怎麼敢？她是我底姪女，還不是你的老婆呀。還有這些個破盤子？你怎麼樣做？」

米若諾夫不知所措地聽着。雖然加里斯特拉確是站在他底旁邊，但是那聲音却好像從地板底下傳來的一樣。一片片的碎片在他脚下支喳着；房裏的一切全都顛顛倒倒。

「你喝不起酒，我知道。別喝啦罷。」加里斯特拉遞給他一杯好像綠色的水，而他却祇是盯着那人底眼睛……

第二天清早醒來，他想着那「漂亮女孩」不過是一場夢罷了。事實上，他是夢見了一隻狐，一隻龐色的大動物，在星星裏跑着，舐着牠們。這帶來了一種望人的黑暗，吞沒了整個大地，在遠遠的地平線上，還有一長條光線閃着，然而，就是在那裏，星星也給那丁香色的祭士波羅斯帶了去，他手裏正搖着一口香爐，上面寫的銘文是：「單人房間。招租。」

這夢使他害怕起來。一醒之後，他就往廚房裏跑，想去喝點水，然而，中途却一腳踩上了一堆黏膩膩的什麼。他渴極了，回到床上，再也不能入睡；於是又坐起來，却聽見他所聽的原來是一堆櫻桃醬，一隻腳上滿滿地給塗上了，並且還沾污了被單。他望望地板，悲哀地證實了昨晚底事確實並不是夢。

「明天，」他嘆了一口氣，自語着，「我就把房子和我底一切都賣掉，到巴黎去，租一間屋，單人的。我得學着說法文。」他拿起了他底文法，信手翻開，除了這麼一個問題：

“Que savez-vous sur Bernardin de St. Pierre,” 在書頁中間，夾着一隻壓扁了的蝴蝶，這又使他立刻沈到悲哀的冥想裏了。他疑問着，當他到了巴黎，假如別人要對他問起聖·柏拉爾丹呢？他對於那哲人可是什麼也不知道的。……於是，他把書闔下，塞到枕頭底下去，因為那忽然想起的有趣的念頭而大笑起來了：祇知道那些絕對必要的字，別的什麼都不知道，那該是多麼不可思議地便利，而且愈快！這就給了一種特權，不去理解別人，也不必去想他們所說的一切了。這就正是保障一種和平的和安靜的生活的方法。「是的，正是，」他想着，一面瞧着那鐘擺，看牠無論怎樣也無法把那掛在牆上的兩束藍花彼此割開。可是賣房子爲什麼還等呢？爲什麼不馬上就賣？當然，像木匠那種人是決然不許進巴黎底城門的。

老帕夫洛夫娜無聲地走進來，但是他還是儘着在笑，並且就在她身邊踱着，從這個房

破到那個房去，把傢具作了一個粗略的估價。七百盧布，大概——也許是四百？不，那不對。於是，高聲地改正着自己：「一千一百，」他終於說了。他比說「一千一百」有趣得多！千比百多一個零：那就是一種安慰。「零，零，」他喃喃着，但帕夫洛夫娜却追了過來，嚴肅地命令他去喝茶去。他到底也喝了一杯。茶味是苦的。他決定出外，到河那邊的田裏去，在那沙上的檜樹林裏去騎牠一個整天，回來就到旅館睡覺。「看你還找得到我，你白癡！」他咆哮着。可是，他畢竟改變主張了，却拿無釣竿，走下河去。出了大門，他抬頭瞧了瞧若沙諾夫家底窗戶，看見麗莎正在抹着窗上的玻璃。他走上前去，急急忙忙地說道：「我就是要跟您談談巴黎。今晚到墳場裏來會我。」

麗莎一言不回，向後轉了，但這並不使他不安：他深信那女孩會來的。

那一天，他沒有釣魚祇是躺在河岸上看天。那沒有引起煩惱，也不引起瞑思。他時時睡着了，就這麼地過了一天，直到太陽又照舊在薄暮裏朦朧起來，赤紅起來，剛剛落在那瘋人院底主屋底頂上。

回家來，吃了晚飯，換上了星期日底服裝，他就開始想了：「木匠會來問我到哪裏去

的。我最好到後園裏去。」可是，一到走廊，他却停止了，就坐在台階上，到花園去。加里斯特拉是會聽見他的。「我是機靈的，聰敏的；所以我就不愛思想。」在那清清爽爽的花園裏，他可以看見割剩的牛蒡底椿子，微微突出，好像一些笛子。他甚至在那堆子裏看見一隻田鼠。夜晚是溫暖而且潮潤的。米若諾夫可以想像出，那些笛子正在溫柔地吹着一曲熟識的搖籃歌，溫柔得連老鼠也並不驚走。在他底眼前，湧出了一個穿着淺藍衣服的纖細少女底影像，他簡直可以聽出她底聲音。那是異樣愉快的，雖然他捉不住那話語底意義，但這也沒有兩樣：事實上，這樣就更愉快了。他一定把屋子賣給這少女底父親，那父親當然也會讓他和她結婚。那麼，他就帶着她到巴黎去，去住在那單人房裏。……

他在那裏坐了很久，直到街上起了溷溷的鬧聲，這才清醒過來。顯然，那是在追着一個什麼人，一個聲音凶猛地撕破了夜晚底沈寂，叫喊道：

「跑回來，抓住他！」

米若諾夫跳了起來：廚房底鐘正打着八點了。「是時候了！」他說着「是時候了！」他跨過大門，搖着手杖在街上走過去，一直向着那貧瘠的崗，而不久，墳場底磚做的四

方圍牆就升到他底眼前來了。他還可以分辨出那教堂頂上的黃銅十字架。墳場是新立的，還沒有幾座墳。地上，松柏和瘦小的赤楊在那貧瘠的土壤裏爭着生存，還沒有充分得到死屍底營養。草是灰的，伸展着直到天際。米若諾夫緩步着在那佈滿了搬運松針的螞蟻的石路上。他看準了一個，一棍打去，卻不會命中。

「很好，」他微笑着說，「活下去罷，如果你要活。」

從圍牆望出去，他可以看見麗莎會要走來的那條路。路外方，房屋和花園一直連到河邊。河，蜿蜒着如同一條鉛蛇；有的地方可以望見，有的却給樹木和房屋遮蔽了。米若諾夫向着那些渺小的，玩偶似的人們遙遙地搖了手杖。

「你們照樣住着吧，所有你們，我却要到巴黎去了！我把你們全討厭得要命！」

在河底遠岸，工廠烟囱吐出了如雲的烟，使地平綫上仍然映着紅霞的晴空，變成了昏暗。一朵黑雲，伸出了一條尾巴，威嚇着天空底其餘的部分。

「無聊！」他回憶了木匠底話語。

正在這時，他就看見木匠走來了，一手捻着鬍鬚，另一隻却插在圍裙裏面。他正在路上

踱着方步，好像要把地面踏塌似的。米若諾夫底心沈下去了，他想到：「他在偵查我呢。剛想到他，他就來了！」加里斯特拉前進了幾步，於是矯捷地轉到田邊，望着兩株年老的松樹，好像是給他底鬚子拉了過來的。

「你不要騙我，」米若諾夫說着，就在牆後蹲了下來，瞧着木匠。他真是害怕的，蹲得比那溫暖的磚牆還低，兩手伸開，好像給釘了十字架一樣。他把拳頭戳到牆頂的洞裏，姆指向着木匠底那一方蠕動着，喃喃道：「你不要騙我……」但是木匠却已經回到了路上，在作着奇怪的手勢，也許是在數着他底指頭。他正對着街道站着，那正是麗莎要出現的那條街道。會發生什麼事？無疑地是什麼可怕的事。米若諾夫簡直要叫了。

「他會躲在什麼地方，再來釘我們底梢的，」米若諾夫想。到現在，他才明白他已經無法迴避這加里斯特拉了。他會毫不留情地追着他，逼他去討那「漂亮女孩。」他會變成他底奴隸，正和阿塔門那樣。他把額頭緊緊地觸在磚牆上面，忽然記起了那木匠底問題：「誰是你底主人？」他還記得他說這話的時候的可咒詛的笑聲。顯然他已經自認為米若諾夫底主人了。米若諾夫這才明白了那女人用她那不甯靜的胖腿從他底意識裏趕跑了的那思

想底重要性，「當真誰是我的主人？」他戰慄了。「他知道我沒有誰來保護我，他知道
的。……」

在下面，加里斯特拉躲藏的地方附近，他可以看見濃密的烟雲，密到幾乎好像可以在那上面行走。「我喜歡喧鬧和興奮。」加里斯特拉那麼說過的。什麼喧鬧？不過是亂嚷亂跳，惡作劇而又愚蠢的，像這鎮上所有人們底生活一樣。那木匠喜歡惡作劇，那是很顯明的。他又記起了他所說過的種種別的事情，把牠們一一深思起來，就發現了深刻的意義。「你可不能再教別人吃驚了。」教別人吃驚，教別人喘不過氣來，那就是做些出衆的事。要規規矩矩，那麼，所能想的就祇有平凡；祇有那樣才能無煩無惱地過生活。顯然地，如果沒有木匠底干預，生活就是不可能的。那狡猾的傢伙已經發現，如果一個人自由生活，沒有主人，那就一定要拿來變成他底奴隸。

「哈，他們都呼籲上帝，可是，作主的，把人當狗子樣地使喚的，却是這木匠呢。」這種種回響是並不受歡迎的，米若諾夫相信牠們全是被那加里斯特拉底邪惡勢力安進他底腦裏來的。因為在他未曾認識木匠之前，他就從來不會這麼想過。

灰色的雲堆在球場上空懶惰地徜徉着，把天上蓋滿了污穢的灰點。這使他記起了過去的日子，他母親把酒瘋一發，就拿着一塊骯髒的抹布，滿屋跑，抹着窗子，櫃子，和鏡子。

最後的陽光隱到沙邱背後去了，空氣裏面也有了潮濕。米若諾夫終於站了起來，朝路上望了一望，但是那路好像已經給大地吞沒了去。疾疾地走着，雖然經過石路的時候也極力避免着不要發出大聲，他這樣竄回家來了。當他走近大門的時候，他發現在若沙諾夫底屋子裏還有燈亮。他跑到一個窗前，用手杖輕輕地敲了幾敲。克勞狄亞底顯現了出來而米若諾夫就全無懼怯地請託了她警告她底朋友，要提防那木匠。

「什麼？」那女子以害怕的低語問着。

「他在釘梢。」

克勞狄亞把窗關了。米若諾夫好像聽見窗棧有了一聲驚叫，接着是一陣笑聲。他週圍編詳了一會，就走過街頭，進了自己底院子。一團又黑又小的東西從台階站了起來。他倒退了一步。

「是誰？」他問。

「我呢，」帕夫洛夫娜回答說。「木匠來找過你好幾回的。」

「我不在家！」他說了，於是又自語道，「我再也不會在家的！」他到自己房裏去，燈也不燃，就脫衣上床。他不能入睡。蚊子騷煩着他。他底心低沈着，因為他覺得木匠就在面前，也許就在圍裏，躲在外面的窗下。一面捻着鬚子，一面打算着明天給他帶來什麼新的苦楚。他把被蓋掀了過去，挺直地坐起來，赤腳登在地板上面，靜聽着。什麼聲音也沒有，祇有一些小雨在屋頂輕輕地滴答。熱氣是壓人的。一隻迷途的蚊子在啼。他把枕頭拿了起來，放在膝上，就這麼坐着等着。

「我得打死那蚊蟲！」他疲倦地睜來睜去，終於睡着了，還是把枕頭抓在手裏。一驚醒來之後，他又坐了起來，仍然靜聽着。黎明底灰幕漸漸地侵入房裏！通過窗棧上的花葉，爬了起來。他底腦裏旋轉着許許多多的回憶，但是他却坐在那裏等着，入神了，沈默着，一動不動。太陽起來了，潮潤的窗上給塗上了一些水珠。米若諾夫一陣目眩，就滾了過去，入了深眠。但他却覺得祇是一會兒以後就又給門邊來的一種奇特的銳叫驚醒過來了。

一個黃服的人足下銳叫着跑進房來。他坐在床邊，拿起米若諾夫底手，又從衣袋裏掏出一隻黑錢來。望了望錶，他就老朋友似地用他那極尖的高音問道：

「喂，您覺得怎樣？」

「什麼事在這裏您覺得！」米若諾夫暴戾地回答了。

「您哪兒痛？」

「哪兒痛呀？」米若諾夫用一種尖刻的嘲笑聲調同樣地問了。

「您睡得怎樣？」

「我睡得睡倒。」米若諾夫嚇地一聲大笑了，對於自己底敏捷的機智頗為高興。他感覺得充滿了一種不常有的精力，而且非常歡喜。他實在是高興這個茁壯的小漢子的，雖然他發出一種鞋油底臭味。他就像那給打倒了又會站起來的有趣的玩具。他底臉腫脹着，看來像是橡皮做的。他底臉面帶着藍色，眼睛發出奇怪的黃光，亂閃着，好像陰濕的晚上底暗淡的星星。米若諾夫向着窗戶瞥了一眼：一朵藍色的雲沿着天脊迅速地遊過。那小漢子用手掌揉了揉他底藍色的下巴，一面問道：「您不認得我麼？我就是助理醫生伊沙科夫。」

呀。」

有點窘了，米若諾夫就問到了什麼時候。

「十二點半。」

「我餓了。」

「那很好，」那一個說着，把錢放回了口袋。房裏充滿了陽光，說出來的話就好像變成了虹色的泡沫，到處漂浮。米若諾夫沉思了。

「要是時時都像這樣啊！」

「什麼？」

「一切。」

在龜底深心他感覺了一種幸福，這把他從地上舉了起來。赤着腳，除了貼身的小衫什麼也不穿上，他就跑到廚房去洗臉，但是在門口却停住了。他瞧見了那皮帶束着的一團金黃的頭髮。加里斯特拉伏在桌上，正用鉛筆在一本污穢的抄本上寫着什麼。米若諾夫一聲不響地退了回來，在他底床上坐下。所有他底新獲的精力和幸福全都消散了。

「什麼事？」醫生用他那歌唱的聲音問着，把手指按在病人底太陽穴上。米若諾夫轉到一邊，搖了頭，低低地問道：

「是他帶你來的吧？」

「是。怎爲什麼問？」

「他昨晚在哪裏過夜？」

「我怎麼知道？人們平常總在家裏過夜的。」

「他可不是一個平常的人。」

「怎麼講？」

對這問題米若諾夫沒有回答，也沒有回答那助理醫生向他提出的任何別的問題。他坐在床上搖來搖去，兩手抓着床沿，咬着嘴唇，絕望地疑慮着他怎麼可以把那木匠擺脫。醫生到廚房去了，他底鞋子一路之上發出銳叫，而米若諾夫就走向窗前，把花瓶向着街上亂扔起來。他已經把一隻腳踏上了窗臺：但是，正在這時却覺着被人死死抓住，連腰拖着抱回去了。他知道那抓住他的是什麼人，就屈服了在那強力之下，讓自己再給帶回牀上，一言不

費地躺在那裏。他把眼睛閉着，聽着那兩人底細語，但是什麼也分辨不出，祇有一些不可理解的單音，連綴起來成爲一些無意義的音羣。那些字音就好像到處飛舞着的陰影。他把眼睛睜開了，因爲聽見了木匠問道：

「你怎麼樣啦，我底孩子？病啦？」

加里斯特拉底眼裏底綠光使米若諾夫記起了一椿曾經歷過的什麼事情。那似乎是多年以前，他還是小孩的時候。

「你瞪裏眼做什麼？你不認識我麼？」

「他是在要我回憶呢，」米若諾夫想着，就出聲說道：「好像我以前見過你的……是的，就是……」

「給他一劑藥，就是頂對症的藥。」

「他們揀的我呢，」米若諾夫想。「他們會給我毒藥的。」他向後一移，坐了起來，把腰子叉着，頭靠着牆壁，看着屋角，樓頂；於是，一個寒戰，就扣眼睛盯住了牆上的綠色的一塊。在那裏，他看見了那叫作罪人之死的圖畫。那裏繪有着一個綠色的怪物在一

個角落裏轉笑着。一切對於他都變得水晶似地明白了。就是因爲這原因所以那木匠就精踢了天蓋的屋子，所以他就能在空中浮游；所以他就愛喧鬧和奮興。「誰是你底主人？」他勝利地問着自己，因爲現在他已經知道：康斯坦丁·米若諾夫並不信仰那平常的上帝，那平常人底上帝……現在，一切都明白了。可是，他底第一步是什麼呢？他感覺了炎熱和恐怖。腿子仍然那麼交叉着，他就滾到一邊去了。

「我要睡，」他說。

「可是喫的事怎麼呢？」助理醫生問。

「我要睡覺啦。」

「唔，那對你也好。」

兩個人走出去了，加里斯特拉還對另一個說道：「簡直像個小仔子。」

他也許可以欺騙那醫生，可是欺騙不了他米若諾夫，因爲他終於打定了主意要怎麼幹了。第一件就是躲開加里斯特拉。經過了幾刻的思考以後，他站了起來，裹在一張破單裏，對鏡自照了。他抱歉他沒有鬍子：那會使他更覺蒼老真復活的拉撒路的。他被他在鏡

子裏所看到的嚇住了：從那深處，有什麼東西在引誘着他。他把身體擋着門，嘶啞地低語道：『我來啦，我馬上來啦，我底主！』他從門口窺見廚房裏是空的。一個茶炊站在桌上，在清的白的陽光裏面發閃小朵的汽雲在那上面飛騰。米若諾夫走到茶炊跟前，扭了那漏管。他覺得他一定要這麼作，但是，當他看見那清亮的，熱汽騰騰的水淌了下來，在淺盤面上化掉的時候，他又害怕了。他站定着，靜聽。在外面，在院子裏什麼地方，他聽見了帕夫洛夫娜和那木匠。

「不！他自己？」

這「他自己」當然是指上帝了：指那平常的上帝。怎麼，加里斯特拉倒已經先知米若諾夫所要去告訴他的了。

「知道他？」他聽着木匠在那裏說着，並且把一隻恐嚇的拳頭向那老婦人舉去。幾乎腳不沾地，米若諾夫跑到了後廳，爬上了飄樓底梯子，深深地吸着那炎熱而多塵的空氣。他把門隨手帶上，就跪了下來，面對那半圓的窗子。他開始對他底上帝唱了頌歌，又對自己畫了十字，並且把頭碰着地板。他忘了那辭句，就停了一會，去回想出來。於是，爬了

起來，站在窗前，他仰頭向天，高聲說道：「恕我，我錯了……我相信。我所禱——」
但是，木匠却是比上帝還臨近他的。他已經在花園裏聽見了那讖悔，就焦急地叫了起
來：

「看那頂窗呀！」

米若諾夫一衝就回到門邊，把所有能夠到手的和可以架成堡壘的一切，全都拖到了門
邊：破家具，箱，籃，和木板。他把一切布置安全以後，就又畫了一個十字，喃喃道：「
上帝保護我！」同時，木匠也跑上樓了，正在撞着樓門：

「康斯坦丁！喂喂！聽我說，我告訴你——」

「害怕了嗎，你？」米若諾夫叫着，而且笑着，感覺自己已經安全了，尤其當他畫了
十字以後。

「康斯坦丁，我是你底朋友呀，難道不是？」

「不是！」米若諾夫叫着，從煙囪裏抓起了一塊脫鬆的磚片，直向門邊扔去。磚塊碰
到一口箱子上面了。那震響的聲音更是加強了他底決心和這木匠抵抗。一會兒以後，堡壘好

像給木匠底巫術弄活了般地跳舞起來了：椅子和箱子都在地板上滾成一團。米若諾夫注視着他底敵人底瘋狂的然而無用的努力。然而，在外面的猛攻重擊之下，門終於在絞鏈上擺動起來，到底向內倒了。加里斯特拉底形像嵌在那張口的門樞上，把米若諾夫嚇了跳，但是，他却還有着充足的神志可以抓起另一塊磚來，逕直向着木匠底鬍子投去。他看見加里斯特拉負急地把手在空中亂幌，聽見他哼了一聲，就撲通撲通地向着樓梯倒去。米若諾夫充滿了狂喜，騰空跳了起來，奔到門邊，站在那裏，祇要能够上手的就拿了起來，向着他底喫了敗仗的仇敵底倒臥的形象扔了過去。他笑得發吼，當他聽見那木匠底不清楚的呻吟，一面還在喊着救火隊：

「救命呀！水來！他要自殺呀！」

米若諾夫停了一刻，聽着。在外面的街上，他可以聽見孩子們底叫喊，接着是那若沙諾夫底熟識的低音在說：「就是他把他弄瘋的。」

「是的，」米若諾夫叫了起來，「就是他！您知道他是誰？您明白了嗎？哈哈！」他是塞滿着快樂了。到底，他發現每個人都明白木匠底真相了。他正要跑下樓去，却突然又

聽見了木匠底聲音。

「別聽我，阿塔門，你可聽見？」

那麼，是那阿塔門到底也發現了真相，到底也擺脫了那魔力麼？可是，同時，那馬夫却已經走上了樓門，正在把戰場上的殘物一一踢開。他張開了他那醜陋的口，照常伸開他那粗大的指頭，朝着米若諾夫走過來，咆哮道：

「亂鬧些什麼的？」

當然，那定是加里斯特拉指使這馬夫來把他當作一匹馬一樣地對付的。

「我不是一匹馬呀，」當阿塔門把膀子伸了過來的時候，米若諾夫說。

「來，」馬夫說着，走得更近了。「別怕。」加里斯特拉現在也進來了，兩個人就協同着把米若諾夫逼到了一個角裏。米若諾夫拚命地掙扎着要逃脫那木匠，就四脚朝地，向着阿塔門爬去，但是馬夫却抓住了他底肩膀。把他倒提了起來。還豬樣地叫道：「抓住啦！」

米若諾夫盲目地打擊着，並且把頭碰到黑暗的牆上。他底身體好像在黑暗裏融化了。後來，黑暗也漸漸地融化了，他發覺他是躺在一種搖着的，浮着的什麼軟東西上了。他底

手脚破損了，他感覺得腦袋變成出奇地大，而且重到沒有氣力抬牠起來。那小歌底聲音在他底耳邊響着了：

七個兒，七個兒。

七個兒怎麼得了？

一個淺藍的天在頭上閃着，不清楚的白色的入形在柔光裏面浮動，催促着他；現在，其中兩個敏捷地向他彎身下來，使得他底破損的身體稍稍得到了安適。他們把他搖着，使他覺得他簡直沒有身體，於是把他背了起來，升到了那頭上的藍色的天幕。米若諾夫驚悟了上帝已經聽從了他底祈禱，並且想着是他底天使正在把他從地上接去。是的，這正是他底上帝，修長的，白衣的，戴着金邊眼鏡，祥慈地點着頭在回答着他底歡呼。他飄了過來，清涼的微風和香美的鮮花給他慰撫。真是不可思議的呀，這不是那古老的平常的上帝，平凡人底上帝，而是那無限和諧的靜寂之真實的，智慧的創造者。世界現在是靜寂的，而當那天藍的靜寂之創造者重現在他眼前的時候，他覺察到對這位上帝他是可以用巴黎底語言來

講話的：

“Je vous remercie, Mon Dieu. Je vous remercie que vous——”法文他實在說不下去了，於是一轉口就換了俄文：「恕我，我實在還沒有學會那語言的。那東西很難。我實在覺得難學。那另外的上帝，平凡的上帝，沒有力量給我解決。我不喜歡他。我是許久就要到您這裏來的，老早，許久以前。」

「多久？」天藍的寂靜之創造者從他那金邊眼鏡裏望着他底眼睛，慈父樣地問道。「Toujours——隨時。我不是太遲了麼，我？」

「啊，不，」創造者微笑了。「祇是，人們一般地是一點也不慌忙地到我這裏來的。」米若諾夫覺得在那聲音裏面真有一點譴責的悲哀。

“Oui” 他同意着，感覺得所有他底天藍的思想和話語都要從他底裏面滑了出來。他深怕他會來不及說完他所要說的一切。

「是的，他們全不慌忙。他們討着像塞拉菲娜那種「漂亮女孩」媽的——Pardon 我請您原諒！他們狗彘地生活，您知道，不害羞，於是，他們就生孩子，那麼貪饞地吃泡蘋果！唔，說到我，我却什麼也不要求。那平凡的上帝對那般人簡直不管，主持着他們底可

憐的生活的，却是那木匠。您知道，第一個發現那木匠到底是誰的就是我。他就是無聊，喧鬧，和奮興底惡魔，就是搗蛋底魔鬼。就是他發明了這所有醉酒，泡蘋果，討老婆，魚餅，賭博，種種我不愛，我不要的物事的。」

一想到木匠，米若諾夫就氣忿得叫了，但是那創造者却一手輕輕地握住了他，另一隻手翻動着他那法書底頁子，問他道：「你時常害頭痛的麼？」

「頭？La tête？」他還記得那個法國字，於是抬起手來，把頭按了一按。那頭是又滑又冷的，就像一塊大理石一樣。

「據說是掛在空中的呢，」當他按着頭的時候，他記起了這話，不久，他就開始悲慘地唱了：

細斯庚，細斯庚，唉

你打哪兒去來？

「您可加增不少吧？」當亞力山大。亞力生醫生跟我把這來人底故事講完以後，我這樣地問了。

「要是您，當然，還會加增得更多呢，」他微微一笑地回答說。「這故事是給米若諾夫治癆子的一個同事告訴我的。米若諾夫跳過窗，當他一聽見那到病院裏來看他的木匠的時候。」

「前兩天我還再碰到米若諾夫的。他來照顧過我——不過是爲了一點輕輕的支氣管炎。我們彼此還記得。他可不是一個容易給人忘記的人。我看他倒是有點狡猾的傢伙，雖說他對這世界老是拉着長臉。他在摩爾斯加亞調着一引裝釘作……」

康斯坦丁·狄米特里葉維支。米若諾夫瞧着他那茶杯，在杯子底裏發現了一點還沒有化掉的糖。他把糖謹慎地刮到匙子裏面，送到他底現在已是鬪滿了硬鬍鬚的口裏，就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是的，」他說道，「那是一種精神失常症底好例子！好罷，我們還是把我們底交易談談吧？」

用他那瘦長的指頭拾起了一根鉛筆，他就開始在一片紙上計算起來了。

「看在您是最可敬的亞力生醫生介紹來的，況且我們又不是外人，那麼，好罷——

我給您祇算——皮的和布的——不太多吧？」

「不，完全不。本錢就得這麼多。」

他給我詳盡地解釋着各種行情市價，女顧客們底奇怪的挑剔，捐稅，以及種種別的事，來給我證明他底無利可圖的公平的服務。說話的時候，他時時用手掌摸着他那頗有幾個癩子的頭蓋；他底長耳朵突了出來，好像旅行箱的兩個把手。他底大鼻子就藏在他那很有秩序的強韌的鬚髮裏。他底頸骨奇怪地運動着，他底說話是一種沈悶而沒有色彩的單調，好像他是在咀嚼着或者吮吸着他底每一個字。房間是小而閉塞的，充滿着皮，膠，和機器油底氣味。

「告訴我，」我問道，「您是怎麼覺得理性又在回到您底腦裏的呢？」

「您瞧，」他幾乎是勉強地回答說。「直到醫生提醒我的時候，我幾乎把那統統忘掉。那真不是什麼很有趣的事，並且我自己也是有些慚愧的。別人瘋，都瘋得像樣，甚至於瘋得聰明；比方，他們自以為成了國王，或者畜牲，總而言之，如果不是很偉大，至少也是有趣的。可是我那一回事却是十足的愚蠢，胡塗。瘋人院裏有一個工程師，他自以為

是一位象棋騎士，他老是一跳跳門左，一跳又跳到門右，可是總跳不到門裏去。當醫生告訴我我把他認作上帝的時候，我真是很覺慘然。一個規矩人呢，那醫生。」

「木匠怎麼樣了呢？」

「哦，他死了。不久——四年以前。我在這兒住了九年。我沒有辦法，因為我的胸部太弱。木匠是灌酒把自己灌死的。我病的時候（那是，十一個月，）我還不得不把他送到法庭去。他擅自來處理我底家業，弄得那麼一團糟！他也是瘋子呢，和那邊的詩人們，作家們一樣……」

他向着他正在修理的一些書那方面指去。於是，咳嗽着，把手按到喉嚨上去，接着說道：「是的，是的，我有空也讀讀書的。多半在頗覺以前。不，書對——却沒有什麼效力。如今，作家們沒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好寫了。全寫戀愛——好像那就是人們底需要似的！不錯，懂得法文倒很有用：我裝釘過不少法文書。——好罷，那麼，我們就算說妥了罷：三部全皮裝。聖經可要愈多點啦，不過，這書也真不小。——呢，您幹嗎那麼關心那木匠呢？」他問着，微微有點忿恚，又接着像要瞌睡似地說下去了：

「他是一個平凡人，合該那樣下場的。他決了心要我討他底姪女，那麼，他就好把什麼都跟我搗糟。他把我底家業當作他自己底，可是，我可以老實說，我是暗地監視着他的，正和對我岳父若沙諾夫一樣。他還欠我岳父不少呢，木料賬。」

當我聽着那討厭的故事的時候，我忍不住起了一種瘋狂的慾望，真想把他再起回瘋狂去。但急，我到底聽着他把故事結束了：

「麗莎夫大。伊凡諾夫娜生下一個女孩就死了。孩子是生下來就死掉的。我又結了婚。是的，謝謝您，我過得幸福，平和。她母親是希臘人，可是她倒十分可敬。老實跟您說罷，和第一個在一起倒不怎樣平和的：她花樣真多，一動就哭。無纏的性格。又虔敬，虔敬得您想都想不出！如果您不見笑的話，那真是笑話：十字架和聖像就隨處隨身都是。除了奇蹟，別的不談。她是怕死的。」

他咳嗽了，皺了皺額頭，又教訓似地說了：「好像真有什麼可怕的似的！一個人總要記得薩克底俗話：「我在，死就不在；死來，我早走開。」完全對的。並且還可以加上一句：「未死之前總不得死。」」

他笑了一個苦笑，露出一排整齊的假齒。

「在我底命名日，麗莎夫大。伊凡諾夫娜送我一個刻着骷髏的戒指。您想像得出嗎？我是咒詛人骨頭的。她真是太怪誕了，並且有點瘋。她死了之後，我還得爲着嫁奩底事跟她老子打官司。他確是一個極可尊敬的公民，可是太貪心了。……那麼，我們把這交易結束了吧？——吉訶德先生兩卷。皮裝？價錢可真不能再少啦。」

「要曉得，我底故事您還可以用得着呢。」

「也要算到賬上去嗎？」

「幹嗎不？」他問着，並不是全不驚奇地。「在這世界什麼都得算上的。一個人總得精細：精細的人是被幸運女神賜福的……」

「不行了，」我暗自想着，無論什麼都不能把他再趕到瘋狂裏去了。「於是我出聲問道：『您那地球儀還在吧？』」

他摸摸他底後腦殼，瞪了一下眼前的紙片，怨意地回答道：

「木匠動手修過一回，可是他不過把那音樂筒子連屍都給毀了罷了……」

後記

天盞的生活，不知道是什麼年代底作品，但單看那種練的筆觸和完全脫離了傳說和浮浪漢氣息的十分深厚的現實味，也知道是決不屬於早期的了。高爾基在這一作品裏以精彩的畫筆出色地描寫了每個留心帝俄末期底文學的人所熟知的，也就是那特色了自契訶夫以來所有偉大作家底大部分作品的主题——智識階級的苦惱。在那悲慘的，混沌的現實之下，一個智識者如果不變成色情主義者或神祕主義的，不變成夢想者或從現實生活裏的逃避者，不變成平凡的討老婆生孩子的庸俗者或卑鄙的市僧，那麼，就只有一條路，就是變成瘋狂。在高爾基底筆下，這悲慘的現實是鮮明顯現了出來的。

米若諾夫也許正是那樣的一個智識者吧？這是一個不安於平凡，作着天盞的生活底夢的人——他瘋狂了，然而，他並不能永遠瘋狂，終於變成了一個市僧。在那兩者之間，他是不能不有所選擇的。成了市僧之後，他就不能不漸愧自己底瘋狂。但是，寧可懷着雖是

夢樣的理想去瘋狂，那還保留着新生底機運，如果一變成市僧，什麼便都完結了——這是高爾基底選擇，也可以說是祝望，這比契訶夫在他底以悠遠的諧音而結束的俄羅斯生活底悲劇中所表現的，是大異其趣的。

至於加里斯特拉呢？也許他所代表的並不是那陰暗的勢力吧？他是有能力的人，是什麼都會幹的人，可是，在無論怎樣也無法發揮自己能力的時候，他底無聊和苦悶應當較之智識者的米若諾夫所感受的還更甚，更深吧？有了他底出現，那現實底悲慘就更為突出，也更為深沈了。

也許高爾基本來有着另外的想法。但是，和我們目前的現實聯系起來看，像這樣來理解高爾基底作品，我想是不會相差得太遠的。

一九三六年三月

譯

者